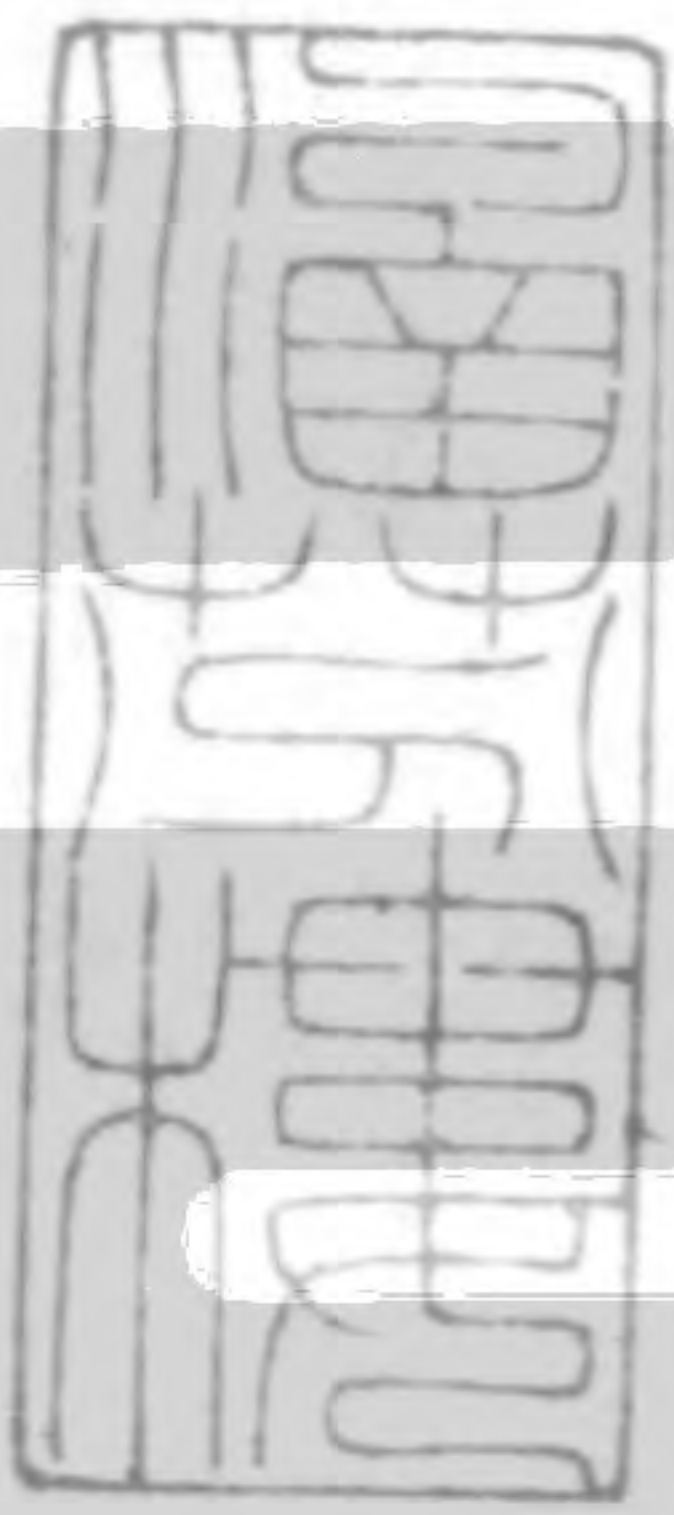


書





淮南鴻烈解卷第十六

太尉祭酒臣許慎

記上



說山訓第十六

山為道本委積若山故曰者所說山因以題篇

魄問於魂曰道何以為體

魄人陰神也魂人陽神也陰道祖

曰以無有為體

道無形以無為體也

得而聞也

以言玩而有形狀何也

視之無形聽之無聲

謂之幽冥冥者所以喻道而非道

也

似道而魄曰吾聞得之矣

得道者形不可得而見

名不可得而揚

有形名矣何道之所能乎

魄曰言者獨何為者

何故吾將反吾宗矣

宗本也魄言魄反顧魂忽然不見

反而自存亦以淪於無形矣

魄反而自存或作有也



小學子不大迷小道不通故大迷也不能不小慧不大愚小慧不能通

人莫鑑於沫雨而鑑於澄水者以其休止不蕩也沫雨之

也澄也澄止水也蕩動也詹公之釣千歲之鯉不能避也詹公詹何

故得千歲之鯉也善釣者有精之術曾子攀柅車引轄者為之止也曾子至

輻棺下輪者輻者輻也輻者輻也輻者輻也輻者輻也輻者輻也

精之至也申喜楚人也少亡其母聞乞人行歌至歌瓠巴鼓瑟而淫

魚出聽身軀也楚人也善鼓瑟淫魚喜音出頭於水而聽之淫魚長頭

鱗也出江百牙鼓琴而駟馬仰秣仰秣謂馬仰頭久也介子歌龍蛇而

文君垂泣介子介推也從晉文公重耳出奔翟遭難絕糧介子推

龍矯而失其所有蛇從之而啖其口龍既升雲蛇獨泥於龍以喻故王

在山而草木潤五陽中之陰也淵生珠而岸不枯珠陰中之陽也

蟻無筋骨之強爪牙之利上食晞堞下飲黃泉用

一也謂之堞也堞土墜也楚人清之為明杯水見牟子濁之

為闇河水不見太山視日者眩聽雷者聾人無為則治有

為則傷道貴無為也故治有為者傷傷猶病也無為而治者載無

也言無為而能治有為者傷傷猶病也無為而治者載無

為不能無為者不能有為也不能行清靜無為者不能大有所致人

無言而神道能化故神也有言者則傷道不貴言無言而

神者載無道貴無言能致於神載有言則傷其神之神者道

有言而多反有言故自傷其神

鼻之所以息耳之所以聽終以其無用者為用矣無用者

中空物莫不因其所有而用其所無以其所無以為不信視

籟與等籟三孔籟也以其官孔空也念慮者不得卧詩曰耿耿

伏枕寤又曰辰轉止念慮則有為其所止矣止猶去也強自抑去念

慮非真真無念慮則與



物所兩者俱亡則至德約矣兩者念慮與強不念慮也志二聖人

終身言治所用者非其言也非其言非其所常用當所

治之言歌者有詩然使人善之者非其詩也善之者善其音

非其詩也鸚鵡能言而不可使長鸚鵡鳥名出於蜀郡赤喙者是

是何則得其所言而不得其所以言得其言者知効人言也

所以言也故循迹者非能生迹者也循隨也隨人故迹不能創基造

不能自為長神蛇能斷而復續而不能使人勿斷也神龜

能見夢元王而不能自出漁者之籠宋元王夜夢見得神龜

見夢元王而不能自出漁者之籠也四方皆道之門戶燭嚮也

在所從闕之故釣可以教騎騎可以教御御可以教刺舟

此四術者皆謹加越人學遠射忝天而發適在五步之

內越人習水便舟而不知射射遠反直仰向天而不易儀儀射先

曉射故不知易去泰天之法也世已變矣而守其故譬猶越人之狀也言其守

也月望日奪其光陰不可以乘陽也月十五日與日相望東西

也羞則虧至晦則盡故日出星不見不能與之爭光也星陰也不能

故末不可以強於本指不可以大於臂下輕上重其覆必

易一淵不兩鮫鮫魚之長其皮有珠今世以馬刀水定則清正動

則失平故惟不動則所以無不動也江河所以能長百谷者

能下之也夫惟能下之是以能上之也上大

天下莫相憎於膠漆膠漆相持不解故曰相憎一說膠入漆中則

莫相愛於冰炭冰得炭則解炭得冰則保其炭故曰相愛膠漆相賊冰炭相

息也牆之壞愈其立也壞反本還為土冰之泮愈其凝也以

其反宗洋釋反水泰山之容巍然高去之千里不見埤

堞遠之故也埤堞猶席鬻也埤讀似望秋毫之末淪於不測是

三

三

三

三

三



故小不可以為內者大不可為外矣小不可為內復小於秋豪者至大不可為外也

蘭生幽宮不為莫服而不芳性舟在江海不為莫乘而不浮君子行義不為莫知而止休性仁也

夫玉潤澤而有光其聲舒揚舒緩也渙乎其有似也似君子人謂富貴家為無內無外不匿瑕穢通也匿藏也近之而濡

望之而隨夫照鏡見眸子微察秋毫明照晦冥故和氏之璧隨侯之珠出於山淵之精君子服之順祥以安寧服也君子佩而象之无有情欲能順善以安其身也

侯王寶之為天下正寶重也侯王重其天故可以為天下正无所阿私也

陳成子怕之劫子淵捷也陳成子將殺濟簡公使勇士十六人脅其大夫子淵捷欲與分國捷不從故曰劫子罕之辭其所不欲不欲王而得其所欲貪為室孔子之也

之見黏蟬者白公勝之倒杖策也倒杖策傷其頤血流及屨而不竟言精有所在也衛

姬之請罪於桓公衛姬衛女齊桓公夫人也桓公有伐衛之志衛姬望見桓公色而知之故請公殺贖衛之罪也子

見子夏曰何肥也道勝无情也魏文侯見之反披裘而負芻也知其皮尽則毛无所傳也兒說之為宋王解閉結也結不可解者而能解之解之以不解此皆

微眇可以觀論者微眇謂見始知終也人有嫁其子而教之曰爾行矣慎無為善曰不為善將為不善邪應之曰善且由弗為况不善乎此全其天器者器猶性也孟子曰人性善故曰全其天性

拘囹圄者以日為脩當死而者以日為短日之脩短有度也有所在而短有所在而脩也則中不平也冲故以不平為

平者其平不平也嫁女於病消者夫死則後難復也以女夫後人不敢娶故難復嫁也一說女以天下人皆消不肯復嫁之也故沮舍之下不可以坐沮舍倚

墻之傍不可以立墻也



執獄牢者無病執主也屬鬼罪當死者肥澤計決心之无外思一無病之病故無病治正性神內聖人者常治無患之患故無患也治也

夫至巧不用劍巧不在心手善閉者不用關鍵善閉其心閉其淳于髡之告失火者此其類也淳于髡齊人也告其鄰突將失火以濁入清必覆傾君子之於善也猶采薪者見一介掇之見青葱則拔之子行善亦如之君天二氣則成虹地二氣則泄藏陰陽相干人二氣則成病陰陽不能且冬且夏陰不能陽不能陰冬自為冬夏自為夏也月不知晝日不知夜言不能相兼也善歛者發不失的善於歛矣而不善所歛所歛者歛善釣

者無所失善於釣矣而不善所釣所釣者魚也故有所善則有不善矣鍾之與磬也近之則鍾音充充遠之則磬音章

水而不能生於湍瀨之流湍急也紫芝生於山而不能生於盤石之上根无慈石能引鐵及其於銅則不行也行猶使也不

水廣者魚大山高者木脩廣其地而薄其德譬猶陶人為器也揲挺其土而不益厚破乃愈疾探讀揲脉之揲聖人不

先風吹不先雷毀不得已而動故無累月盛衰於上則羸羸應於下同氣相動不可以為遠羸應於下月陰精也

執彈而招鳥揮抗而呼狗欲致之顧反走故魚不可以無

餌釣也獸不可以虛器召也召猶致也

雖能相感故曰不可為遠





剝牛皮鞞以為鼓正三軍之眾然為牛計者不若服於軛也狐白之裘天子被之而坐廟堂然為狐計者不若走於澤澤言物貴於生也

亡羊而得牛則莫不利也斷指而免頭則莫不利為也故人之情於利之中則爭取大焉於害之中則爭取小焉將

軍不敢騎白馬為見識者一說曰山服故不敢騎也傳曰晉襄公與姜戎子墨衰敗素帥於郁言其變凶服也故

白馬也不敢騎也亡者不敢夜揭炬為見識者一說曰山服故不敢騎也傳曰晉襄公與姜戎子墨衰敗素帥於郁言其變凶服也故

保者不敢畜噬狗居保也保饒人也不敢雞知將旦鶴知夜半而不免於鼎俎鳴鶴也夜半而

知謀不能免於鼎俎以喻將山有猛獸林木為之不斬園有螻蟻藜藿為之不采言人為儒而踞里閭儒尚禮義踞為

墨而朝吹竽墨道尚儉不好樂縣名朝欲滅迹而走雪中拯溺者而欲無濡是非所行而行所非今夫闇飲者非嘗不

遺飲也使之自以平則雖愚無失矣是故不同于和而可以成事者天下無之矣和猶適也求美則不得不求美則美矣求美名則不得美名也而自損則有求醜則不得醜求不醜美名矣故老子曰致數與無與也

則有醜矣不求美又不求醜則無美無醜矣是謂玄同也天无所求也人能无所求故以之同也

申徒狄負石自沉於淵而溺者不可以為抗申徒狄躬未人

淵故有沉於抗高也弦高矯鄭伯之命以十二牛犒秦師而却之故可循行曰弦高矯鄭伯之命以十二牛犒秦師而却之故

者猶百舌之聲曰百舌鳥名也喻人雖事多言無益於事人有少言者猶不脂之戶也言其不鳴也

耳目者不詳識書著之有祥善也多耳目人少言語也六畜生多

百人抗浮不若一人挈而趨抗奉也浮馱也百人共奉物固有

難南子卷之六



衆而不若少者引車者二六而後之謂三人兩轅六人故事

固有相待而成者兩人俱溺不能相拯一人處陸則可矣

故同不可相治必待異而後成所謂君所謂臣亦曰否猶以水濟

水誰能食之是謂同故不以相治異謂齊君之可千年之松下

有茯苓上有兔絲茯苓千歲松脂也兔絲生上有叢著下

有伏龜聖人從外知內以見知隱也喜武非俠也俠喜文

非儒也好方非醫也好馬非騶也知音非聵也知味非庖

也此有一槩而未得主名也此六術者皆善之而未純无所

被甲者非為十步之內也百步之外則爭深淺深則達五

藏淺則至膚而止矣死生相去不可為道里楚王亡

其援而林木為之殘楚王莊王旅也援捷躁依宋君亡其珠

池中魚為之殫殫故澤失火而林憂憂及也上求材臣殘

木上求魚臣乾谷上求揖而下致船上言若絲下言若綸

綸大也上有一善下有二譽上有一三衰下有九殺衰殺皆喻踰

所好下尤甚焉大夫種知所以強越而不知所以存身越所

殺有九殺也長弘知周之所存而不知身所以亡亡為周知遠而不知

近遠謂強越存周畏馬之辟也不敢騎辟懼車之覆也不敢乘是以虛禍距

公利也虛不孝弟者或詈父母生子者所不能任其必孝

也然猶養而長之保任

范氏之敗有竊其鍾負而走者范氏范吉射范會之玄孫范

簡子伐之故人切其鍾鎗然有聲懼人聞之遽掩其耳懼

人聞之可也自掩其耳悖矣悖升之不能大於石也升在

石之中夜之不能脩於歲也夜在歲之中仁義之不能大



於道德也仁義在道德之包仁義小道德大也在道德包裏猶升在斜之中夜在歲之內也先針而後縷可以成帷先縷而後針不可以成衣針成幕幕帷也上曰幕旁幕成城事之成敗必由小生言有漸也幕帷也上曰幕旁通故宜先也幕土龍也始一置以上於城故曰事之成敗必由小生淖者先青而後黑則可先黑而後青則不可工人下漆而

上丹則可下丹而上漆則不可万事猶此所先後上下不可不審審知水濁而魚殞魚短氣黃殞形勞則神乱形乱神故國有賢君折衝万里衝兵車所以衝突敵城也言賢君德里之外使敵不敢至也魏文侯禮下段干木而秦兵不敢至此之謂也

因媒而嫁而不因媒而成媒人以礼成因人而交不因人而親親也行合趨同千里相從雖遠趣不合行不同對門不通詩所謂室迹人遠故曰對門不通也

海水雖大不受齒芥日月不應非其氣陽燧取火方諸取水氣相應也非此應非其氣也君子不容非其類也人不愛倖之手而愛已之指倖讀詩端其栗之端也倖堯之巧工也雖倖巧人不能江漢之珠而愛已之鉤江漢雖有美珠不為己用故不愛也以束薪為鬼以火煙為氣以束薪為鬼竭而走夜行見束薪走以火煙為氣殺豚烹狗以火煙為吉凶之氣先事如此不

如其後此先事之人也如此巧者善度知者善豫豫備羿死桃部不給歟桃部地名羿夏之諸侯有窮君也為弟子逢蒙所殺要離為闔閭刺之故死劍不及設其捷疾之力滅非者戶告之曰我實不與我謏亂謗乃愈起止言以言止事以事譬言猶揚堞

而弭塵抱薪而救火止言當以黑上事當以卜今以言止言以事也流三言雪汗譬言猶以涅拭素也流三言雪汗譬言猶以涅拭素也涅黑也素白也

也流三言雪汗譬言猶以涅拭素也涅黑也素白也

也流三言雪汗譬言猶以涅拭素也涅黑也素白也

也流三言雪汗譬言猶以涅拭素也涅黑也素白也

也流三言雪汗譬言猶以涅拭素也涅黑也素白也

也流三言雪汗譬言猶以涅拭素也涅黑也素白也

也流三言雪汗譬言猶以涅拭素也涅黑也素白也

也流三言雪汗譬言猶以涅拭素也涅黑也素白也

也流三言雪汗譬言猶以涅拭素也涅黑也素白也



矢之於十步貫兕甲於三百步不能入魯編騏驥一日千里其出致釋駕而僵釋稅僵仆也猶矢於三百步不能穿晉篇言力竭勢盡也大家攻

小家則為暴大國并小國則為賢夏世不能尚德苟任勞力為賢小馬非大馬之類也小知非大知之類也進道致千里故得與大馬同類小知不可以治世長民故不得與大知同類也

被羊裘而賃固其事也貂裘而負籠甚可怪也籠土以絜白為汚辱譬言猶沐浴而杼溷薰燧而負羸謂之薰燧也

疽不擇善惡醜肉而并割之農夫不察苗莠而并耘之豈不虛哉壞塘以取龜發屋而求狸掘室而求鼠割脣而治

齟桀跖之徒君子不與奉事所施如是者則桀跖之徒也君子不與也殺戎馬而求

孤理援兩鼈而失靈龜斷右臂而爭一毛折鏌邪而爭錐力用智如此豈足高乎高猶貴也

寧百刺以針无一刺以刀寧一引重无久持輕寧一月飢无

旬餓飢食不足餓困乏也萬人之蹟愈於一人之隧楚人謂蹟為蹟愈勝也隧陷也有

譽言人之力儉者春至且中負呈猶謫之察之乃其母也謫責怒也稱譽人力儉呈作不中科負而責怒也君子視之乃自呈作其母以譽力快以此譽人孰如毀之故諺曰問誰毀之小人譽之也此故小人之譽人反為損毀

東家母死其子哭之不哀西家子見之歸謂其母曰社何愛速死吾必悲哭社江淮謂母為社讀雖夫欲其母之死者

雖死亦不能悲哭矣謂學不暇者雖暇亦不能學矣言有不暇學如此曹人雖閑服无務亦不能學也

見窾木浮而知為舟見飛蓬轉而知為車見鳥迹而知著書以類取之窾穴讀曰科也

以非義為義以非禮為禮譬言猶保走而追狂人盜財而予



乞者竊簡而寫法律蹲踞而誦詩書割而舍之鏌邪不斷  
 肉執而不釋馬整尾截玉尾也聖人無止無以歲賢昔曰愈  
 昨也賢俞猶勝互文言今歲勝於昔歲也馬之似鹿者千金天  
 下無千金之鹿玉待璠諸而成器璠諸攻玉之石言物有待  
 也蓋有千金之壁而無錙錘之璠諸曰錙錘言其賤也受光於  
 隙照一隅受光於牖照北壁受光於戶照室中無遺  
 物況受光於宇宙乎天下莫不藉明於其前矣由此觀  
 之所受者小則所見者淺所受者大則所照者博四方上  
 往古來今日宙謂四極之內天地之間故天下莫不借明於日月之前  
 江出岷山河出崑崙濟出王屋潁出少室漢出嶧冢已說在地形也  
 分流舛馳注於東海所行則異所歸者一也通於學者  
 若車軸轉轂之中不運於已與之致千里終而復始轉无



窮之源不通於學者若迷惑告之以東西南北所居聆聆  
 諒猶了了背而不得不知凡要背而不得更復或寒不能  
 生寒熱不能生熱不寒不熱能生寒熱故有形出於無形  
 未有天地能生天地者也至深微廣大矣初未有天地生天地  
 雨之集無能霑待其止而能有濡集下比其至未能有所需  
 矢之發無能貫待其止而能有穿唯止能止衆止止者所至故能有濡時  
 止穿物一曰止已情欲乃能止止者所至故能有濡時止止者所至故能有濡時  
 因高而為臺就下而為池各就其勢不敢更為聖人用物  
 若用朱絲約芻狗若為土龍以求雨芻狗待之而求福求福  
芻狗之靈土龍待之而得食土龍致雨而成穀故得待土龍  
而待福也  
 魯人身善制冠妻善織履往徙於越而大困窮以其所脩  
 酒肉者也



而遊不用之鄉譬言若樹荷山上荷水菜芙蓉葉其莖曰茄其本曰密其根曰藕其華曰芙蓉

其秀者曰菡萏著其實曰蓮之茂者花之中心而畜火井

中椽鈎上山揭斧入淵欲得所求難也方車而蹠越乘桴

而入胡方出蹠至桴筏一曰欲无窮不可得也无求之

楚王有白蜎王自射之則搏矢而熙熙使養由其射之

始調弓矯矢未發而蜎擁柱號矣由其楚王之臣養姓調

賦曰養流睇而蜎號是也有先中之者也有先未中必中

鬲氏之壁夏后之璜揖讓而進之以合歡夜以投人則

為怨時與不時不時謂夜

畫西施之面美而不可說規孟賁之目大而不可畏君形

者亡焉生氣者人形之君規畫人

人有昆弟相分者无量多計而眾稱義焉夫唯無量故

不可得而量也登高使人欲望臨深使人欲闕處使然也

射者使端釣者使人恭事使然也立然後中恭然後曰殺

罷牛可以贖良馬之死莫之為也殺牛必亡之教以牛者所

者民之命是以王法禁殺牛民以必亡贖不必死未能行之

者矣季孫氏劫公家魯大夫季桓子斯曰康子肥賈孔子

說之先順其所為而後與之入政曰與枉與直如何而不

得與直與枉勿與遂往直順其謀而從此所謂同汚而異

塗者

眾曲不容直眾枉不容正故人眾則食狼狼眾則食人欲

為邪者必相明正欲為曲者必達直公道不立私欲得容

者自古及今未嘗聞也此以善託其醜託寄若麗姬欲殺太

注南子十六



實然三人成市虎三人從市中來皆言市中有虎市非虎一處而人信以為有虎故曰言人成市虎

里撓推撓弱一人之人皆能屈推者人則信之也夫游沒者不求沐浴已自足

其中矣故食草之獸不疾易藪疾水居之蟲不疾易水

行小變而不失常小變易水易草食故食草水信有非禮君故水中故曰不疾失其常也

而失禮尾生死其梁柱之下此信之非者尾生魯人與婦人私期橋梁之下

下故尊其誓水至不去沒孔氏不喪出母此禮之失者禮喪子喪

溺而死故曰信之非也出母者孔氏子上名白仲尼曾孫孔伋之子後出子白之母卒於

外配曰子上之母死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子先君其喪出母乎

曰然子不使白何也曰昔吾先君无所失道隆從而降道汚從而

污及則安能及乎是不為後妻是不為白也母孔氏之不喪出母

孔子思始故曰曾子立孝不過勝母之間墨子非樂不入朝

歌之邑曾子立廉不飲盜泉所謂養志者也紂為象箸而

箕子唏見象箸知當復作王桎有王桎必有熊蹯魯以偶人葬而

孔子歎惡其象人而用之知後世必故聖人見霜而知冰見微霜降大寒至必堅冰也



有鳥將來張羅而待之得鳥者羅之一目也今為一目之

羅則無時得鳥矣今被甲者以備矢之至若使人必知所

集則懸一札而已矣事或不可前規物或不可慮卒然不

戒而至故聖人畜道以待時道能均化無不享受故聖人

王伐凱屯犁牛既料以脩決鼻而羈純純色料無牛角脩犁無尾

紂矣頭而牽生子而犧尸祝齋戒以沈諸河犧者牲尸祭神之

祀河伯豈羞其所從出辭而不享哉詩曰采芣采芣之辭

欲勿用山川其舍諸得萬人之兵不如聞一言之當當謂明天時地利知人之

得隋侯之珠不若得事之所由得禹氏之璧不若得事之

所適由用適也撰良馬者非以遂狐狸將以射麋鹿砥利劍

者非以斬縞衣將以斷兕犀故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鄉者

佳甫子十六



其人言者高山我仰而止之鄉者其有人  
見彈而求鴉炙我彈可以望其求也而見卵而求晨夜雞知將  
夜半見其卵因望其見廢而求成布雖其理哉亦不病暮  
夜鳴故曰求者晨夜其見廢而求成布雖其理哉亦不病暮  
廢麻之有實者其早也廢謂傳曰求其成故曰雖其理哉  
亦不病暮言其早也廢謂傳曰求其成故曰雖其理哉  
象解其身不憎人之利之也利猶死而棄其招實不怨人  
取之招實死者浴床功績之績也人能以所不利利人則  
可若不利若子罕不功績之績也人能以所不利利人則  
狂者東走逐者亦東走東走則同所以東走則異溺者入  
水拯之者亦入水入水則同所以入水者則異不溺故聖  
人同死生愚人亦同死生聖人之同死生通於分理愚人  
之同死生不知利害所在昔文王入水而徐偃王入水而  
徐偃王以仁義亡國國亡者非必仁義徐偃王入水而徐偃王  
徐偃王以仁義亡國國亡者非必仁義徐偃王入水而徐偃王

行仁義為楚文王所滅滅者多此千以忠廢非其體被誅者非必忠  
以不義故曰亡國不必仁義此千以忠廢非其體被誅者非必忠  
也多以不忠故曰被誅者非必忠故寒者顛懼者亦顛此同  
名而異實天寒凍顛之顛字亦自如此

明月之珠出於蛇蜃周之簡圭生於垢石

大蔡神龜出於溝壑

萬乘之圭冠錙之冠履百金之車

欲學歌謳者必先徵羽樂風

欲美和者必先始於陽阿采菱

學子者

燿蟬者務在明其火釣魚者務在芳其餌明其火者所

燿蟬者務在明其火釣魚者務在芳其餌明其火者所



以耀而致之也芳其餌者所以誘而利之也耀明芳香明

欲致魚者先通水欲致鳥者先樹木水積而魚聚木茂

而鳥集好弋者先具繳與增繳大綸增短矢繳所以繫者繳

好魚者先具罟與罟罟網細傳曰教罟不入於汗池罟不大

有死其具而得其利言未見君无道

遺人馬而解其羈遺人車而稅其轆轆所以所愛者少而

所亡者多故里人諺曰烹牛而不鹽敗所為也烹不美不與

遺道遺失謂不能放四凶用十六相是其一說不傳嫫母有所美

故曰敗所為禮記曰客祭美主人辭不能烹知烹為美也桀有得事謂知作瓦以蓋堯有

故曰故曰敗所為禮記曰客祭美主人辭不能烹知烹為美也西施有所醜西施古之好女也雖容

醜也故亡國之法有可隨者治國之俗有可非者嫫母有所

美有可非猶琬琰之玉在汚泥之中雖廉者弗釋琬琰美舍弊

箴翫甄在衲茵之上雖貪者不搏翫帶博取甄美之

所在雖汚辱世不能賤惡之所在雖高隆世不能貴世

不能賤者喻賢者在下位卑汚之處世春賦秋貸衆皆怨得失

同喜怒為別其時異也為魚德者非挈而入淵為蟻賜者

非負而緣木縱之其所而已喻為政官方定物能文者居文官能

貂裘而雜不若狐裘而粹粹猶駭也故人莫惡於無常行常

行猶論語人而无恒不有相馬而失馬者猶良馬猶在相

之中良馬有天壽骨法非能今人放燒或操火往益之或接

水往救之兩者皆未有功而怨德相去亦遠矣郢人有買

屋棟者求大三圍之木郢楚都在今江陵北而人予車轂跪

是也棟穩太材



而度之巨雖可而長不足足言其短

蓬伯玉以德化伯玉衛大夫蓬媛趙簡子將伐衛使史默往視

公孫鞅以刑罪所極一也秦相鞅衛公制相坐法故曰以刑罪

秦封為商君因曰商鞅商鞅在秦相鞅公制相坐法故曰以刑罪

南瑗以德化鞅以刑故曰所極一也病者寢席

用針石巫之用藉藉所救鈞也醫所砥彈人癱瘓出其惡血

疥米所以享神藉管茅皆所狸頭愈鼠雞頭已瘻

以療病求福祚故曰救鈞也狸頭愈鼠雞頭已瘻

頭腫疾雞頭水中艾也也高膏之殺蝮龜鵲矢中蠅

也高膏之殺蝮龜鵲矢中蠅殺矣爛灰生繩爛漆見蟹而不乾

此類之不推者也乾推與不推若非而是若非孰能

通其微天下無粹白狐而有粹白之裘掇之眾白也善李者若

齊王之食雞必食其蹠數十而後足道眾多然後優

刀便刺毛至伐大木非斧不剋剋物固有以寇適成不逮者

視方寸於牛不知其大於羊摠視其體乃知其大相去之

遠遠猶多也孕婦見兔而子缺唇見麋而不四目小馬大目不

可謂大馬大馬之目眇眇所謂之眇馬物固有似然而似不

然者故決指而身死傷或斷臂而顧活

利劍者必以柔砥擊鍾磬者必以濡木

堅不能相和兩強不能相服故梧桐斷角馬整犀截玉

媒但者非李謾他但成而生不信詐也立懂者非李鬪爭

謹立而生不讓故君子不入獄為其傷恩也不入市為其

倅廉倅積不可不慎者也

走不以手縛手走不能疾飛不以尾屈尾飛不能遠物之

用者必待不用者故使止見者乃不見者也使鼓鳴者不



鳴也不鳴也

嘗一變肉肉知一鑊之味

有足曰鑊

懸羽與炭而知燥溼之

氣燥故炭輕溼故炭重以小朋大見一葉落而知歲之將暮睹瓶中

之冰而知天下之寒以近論遠論知三人比肩不能外出

戶戶容故一人相隨可以通天下言不足履是地而為迹暴行

而為影此易而難履履之地迹自成行日中影自生

莊王誅里史孫叔敖制冠浣衣知當見用故制冠浣衣

公棄在席後徽黑咎犯辭歸咎犯感其指舊物因曰臣從

君周旋臣之罪多矣臣猶自知故桑葉落而長年悲也時葉

之沉君乎請從此亡故曰辭歸鼎錯日用而不足貴錯小鼎雖日見用不

如落長年懼命且鼎錯曰用而不足貴鼎不饗而不可賤朱而能物固有以不用

而為有用者不用謂鼎不饗地平則水不流重鈞則衡不

為用謂調五味

傾邪也物之尤必有所感尤過輕重則衡低昂故物固

有以不用為大用者衡行物之輕重故曰不用然後用之乃知先

俾而浴則可以浴而俾則不可先祭而後饗則可禮示有

猶先饗也先饗而後祭則不可曰為不敬也物之先後各有所

宜也祭之日而言狗生取婦夕而言衰麻置酒之日而言

上冢皆所不宜渡江河而言陽侯之波陽陵國侯溺死其神能

人所不欲言或曰知其且赦也而多殺人仁或曰知其且

赦也而多活人仁也其望赦同所利害異故或吹火而滅

所以吹者異也

烹牛以饗其里而罵其東家母德不報而見殆殆危也文王

汗膺鮑申偃背以成楚國之治文王楚武王子熊旻汗膺

賢也禪謀出郭而知以成子產之事則獲謀于國則否鄭

淮南子卷六



國有難子產載如野與議四國之事故曰成子產潤色之事

論語曰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東里子產潤色之

侏儒問徑天高于脩人脩人曰不知日子雖不知猶近之

於我故凡問字必於近者人脩人長寇難至魔者告盲者盲

者負而走兩人得活得其所能也故使盲者語使魔者走

失其所也邢人有鬻其母為請于買者曰此母老矣幸善

食之而勿苦郢楚都鬻賣也此行大不義而欲為小義者

介蟲之動以固介屬龜鱉貞蟲之動以毒螫貞蟲細腰蜂

牝牡之合曰貞而有毒故能螫讀解釋之釋也熊羆之動以攫搏攫撥熊羆多力

也搏能整讀解釋之釋也兕牛之動以舐觸兕獸名有物莫措其所脩而用其所短也

治國者若鑄田去害苗者而已今沐者墮髮而猶為之不

止以所去者少所利者多砥石不利而可以利金金刀劍

撤不正而可以正弓撤弓之掩物固有不正而可以正不

利而可以利不正者撻正者弓也

力貴齊知貴捷得之同邀為上齊讀蒞齊之勝之同遲為

下所以貴鎡邪者以其應物而斷割也鎡靡勿釋牛車

絕麟劉切楚人謂門切之麟車行其上則斷之孟子曰城為孔子

之窮於陳蔡而廢六藝則感六藝禮樂為醫之不能自治

其病病而不就藥則勃矣不擇於事

淮南鴻烈解卷第十六



淮南鴻烈解卷第十七

其味酸而不甘... 淮南鴻烈解卷第十七

淮南鴻烈解卷第十七

太尉祭酒臣許慎記上

說林訓第十七

木叢生曰林說萬物承阜若林

以一出之度制治天下譬猶客之乘舟中流遺其劍遽契

其舟扼

契刻扼船強板墮劍於中流刻下船強言其於此

暮薄而求

之其不知物類亦甚矣

日暮薄岸而止求劍於其

夫隨一隅之

迹而不知因天地以游惑莫大焉

隨一隅之迹刻扼之

雖時有

所合然而不足貴也

譬言若旱歲之土龍疾疫之芻靈是為

帝者也

土龍以求雨芻狗

曹氏之列衣布球者貴之然非夏后

氏之璜

楚人名命為曹今俗間以始織布繫著其旁謂之曹布燒

寶故曰然非夏

無古無今無始無終未有天地而生天地至

深微廣大矣

言其深微廣大故能生天地也



足以履足者淺矣然待所不履足而後行履持所履而行者  
不履而後行智所知者褊矣然待所不知而後明不褊狹以知所  
游者以足蹶以手拂不得其數愈蹶愈敗猶沒也及其能  
游者非手足者矣不用手足而自游也

鳥飛反鄉兔走歸窟狐死首丘寒將翔水各哀其所生  
寒將水鳥哀猶愛也

母貽言目者錯母予臂者履母賞越人章甫非其用也章甫遺  
冠越人斷髮無用冠為推固百柄不能自椽目見百步之外不能自見

其眦喻人能有為也狗彘不擇甌甌而食偷肥其體而顧近  
其死偷取也顧反肥則鳳皇高翔千仞之上故莫之能致尺

非聖德君不致故月照天下蝕於詹諸騰蛇游霧而殆於  
日莫之能致也詹諸殆猶畏螂蛆蟋蟀爾烏力  
螂蛆詹諸月中蝦蟇食月故曰食於詹諸殆猶畏螂蛆蟋蟀爾

勝日而服於雛禮能有脩短也烏在日中而見故曰勝日服猶

莫壽於殤子而彭祖為夭矣生寄死歸殤子去所寄歸所下

短綆不可以汲深器小不可以盛大非其任也任讀勤怒出

於不怒為出於不為不怒乃是怒下視於無形得其所見矣聽於無聲則得其所聞矣言皆易

至味不慊至言不文至樂不笑至音不叫大匠不斷大豆不

具大勇不關慊快叫諫呼不斷不自斷削豆蓋蓋蓮得道而德從

以瓦鉉者全以金鉉者跋以玉趾者發鉉謂象金之銅柱餘



謂之投翮金者金步除跋者刺跋是故所重者在外則內為之掘掘所重謂金與玉掘律氣不安翔逐獸者目不見太山見獸而巳嗜慾在外則明

聽有音之音者聾聽無音之音者聽不聾不聽與神明通卜者操龜筮者端策以問於數安所問之哉策四十九策可以問於數之欲卜筮者也

舞者舉節坐者不期而拚皆如一所極同也日出湯谷入千虞淵莫知其動須臾之間俛人之頸俛猶戾也人莫欲學御龍而皆欲李御馬莫欲學治鬼而皆欲李

治人急所用也御龍治鬼不益世用故以御馬治人為急務矣解門以為薪塞井以為白人之從事或時相似或有也相水火相憎慧在其間五味以和錯小鼎一日鼎无耳為錯之讀日慧錯受水而火敗之故曰在其間

骨肉相愛讒賊聞之而父子相危楚平王晉夫所以養而害

所養譬猶削足而適履殺頭而便冠所以養喻讒賊害在養

除小害而致大賊故小快害大利牆之壞也不若無也然逾屋之覆不若其无為牆屋之覆為敗屋牆之壞更為土歸於本故曰逾屋之覆

壁玉瑗成器砥諸之功砥厲之力互力亦功狡兔得而獵犬烹高鳥尽而強弩亡藏猶殺藏猶殘喻不復用也與驥致千里而不飛無糗糧之資而不飢失

火而遇雨失火則不幸遇雨則幸也故禍中有福也

嚮高棺者欲民之疾病也畜粟者欲歲之荒飢也荒大飢水靜則平平則清清則見物之形弗能匿也故可以為正匿猶川竭而谷虛虛无丘夷而淵塞夷平唇竭而齒寒河水之



深其壤在山言非一朝一夕釣之縞也一端以為冠一端以為絛冠

則戴致之絛則履是履之知已者不可誘以物物不明於死生者不可却以危能感涉不

故善游者不可懼以涉能溺親莫親於骨肉節族之屬連也骨肉謂一人之身心失其

制乃反自害言心失制度則自害身也沉䟽遠乎疏遠喻聖人之於道

猶葵之與日也雖不能與終始哉其鄉之誠也誠實官池

涔則溢旱則涸雨多也江水之原淵泉不能竭竭盡蓋非撩

不能蔽曰輪非輻不能追疾然而撩輻未足恃也金勝木

者非以一刀殘林也土勝水者非以一璞塞江也

壁者見虎而不走非勇勢不便也傾者易覆也倚者易

輒也幾易助也淫易雨也幾近輒讀輒

設鼠者機動釣魚者泛杭任動者車鳴也動發則得鼠泛

魚任者輦言芻狗能立而不能行蛇牀似麋蕪而不能甘云我任我輦

人莫不奮于其所不足奮屬以免之走使大如馬則逮曰

歸風言其及其為馬則又不能走矣冬有雷電夏有霜雪

然而寒暑之勢不易小變不足以防大節黃帝生陰陽黃帝黃帝古天神也始造上駢生耳目桑林生臂手

上駢桑林皆神名此女媧所以七十化也女媧王天下者也七十變造化終





已教倉古常滿倉在榮陽北

蘭芝以芳未嘗見霜芳鼓造辟兵壽盡五月之望鼓造蓋謂泉一

與刃孰先弊也刃先弊錙錙也錙錙不刃而頓繩之與矢孰先直也矢

今蟬之與蛇蠶之與蠅狀相類而愛憎異蛇人愛蟬與蠶畏

晉以垂棘之璧得虞虢俗篇也驪戎以美女亡晉國美女

觀射者遺其藝藝觀書者忘其愛意有所在則忘其

所守古之所為不可更則推車至今無蟬蟬雁車類讀

使但吹竽使氏厭竅雖中節而不可聽但古不知吹人但無

其君形者也君官與死者同病難為良醫與亡國同道難

與為謀謀或作為客治飯而自藜藿藜藿名尊於實重重於治飯之實也

乳狗之噬虎也伏雞之搗狸恩之所加不量其力使景曲

者形也形曲則使響濁者聲也聲濁則華不時者不可食也

情泄者中易測不閉其情欲發泄于外佳入不同體美人不同面而皆說於目美佳梨橘棗栗不同

味而皆調於已謂人有盜而富者富者未必盜有廉而貧者貧者未必廉

蒿苗類絮而不可為絮蒿苗秋秀楚人謂之蒿蒿讀麻實不

類布而可以為布麻實不為災之非也

傳有蜚不為災之非也

傳有蜚不為災之非也



出林者不得直道行險者不得履繩繩亦直道昇之所以射遠中微者非弓矢也造父之所以追速致遠者非轡銜也海內其所出故能大雷雨出於海復隨溝溝還入故曰內其所出輪復其所過故能遠其所過

羊肉不慕螳螳慕於羊肉羊肉羶也醯酸不慕蚋蚋慕於醯酸

嘗一縷肉而知一鑊之味懸羽與炭知燥溼之氣以小見大以近喻遠十頃之陂可以灌四十頃畜水而一頃之陂可以灌四頃大小之哀然也哀差

明月之光可以遠望而不可以細書甚霧之朝可以細書而不可以遠望尋常之外畫者謹毛而失貌謹悉微毛留其大射者儀小而遺大儀望小死而射之故能中事各有宜

治鼠穴而壞里閭潰小炮而發痲疽炮面氣也若珠之有頰痲疽痲也

玉之有瑕置之而全去之而虧顯瑕榛巢者處林茂安也窟穴者託堦防者便也堦防高也王子慶忌足躡麋鹿手搏兕

虎置之冥室之中不能搏龜鼈勢不便也慶忌吳王湯放其僚之子也湯放其主而有榮名湯契後十二世王矣之子履放其僚之子也崔杼弑其君而被大鏡崔杼齊大夫崔野之所以為之則同其所以為之則異為則同湯弑君以利與民行以利與身故目異

呂望使老者奮呂望鼓刀釣魚年七十始學讀書九十為文王作奮項託使嬰兒矜以類相慕項託年七歲窮難孔子而為之使葉落者風搖之使水濁者魚撓之虎豹之文來射虎豹以有文

取蟻狖之捷來乍援狖屬仰鼻而長尾乍暫疾行一暴不足以見智彈一弦不足以見悲三寸之管而無當當酒底也天下弗能滿



十石而有塞百斗而足矣

以篙測江篙終而以水為測惑矣篙猶船橈以篙渡江篙沒

漁者走淵之語也木者走山所急者存也朝之市則走

過市則步所求者亡也走讀奏豹裘而雜不若狐裘之粹粹

白璧有考不得為寶考讀考言至純之難也戰兵死之鬼憎

神巫兵死之鬼善行病人巫能盜賊之醜吠狗醜猶

無鄉之社易為黍肉無國之禘易為求福卒祀不種於神而

求福肉易從鼈無耳而目不可以督精於明也不可以督督

所見而耳不可以察精於聰也察之則聞遺腹子不思其父

無貌於心也不知不夢見像無形於目也目初不見像故

蝮蛇不可為足虎豹不可使緣木蝮蛇皆有毒螫人不為足

能緣木也

馬不食脂桑扈不啄粟非吝廉也桑扈青雀秦通峭塞而魏

築城也魏徙都於大梁聞秦通峭塞關知飢馬在廐寂然無聲

投芻其傍爭心乃生引弓而射非弦不能發矢引張引也弦

之為射百分之一也道德可常權不可常故遁關不可復

亡犴不可再遁逃也獄嘗以權變故關塞野犴亡環可以喻負不

必以輪條可以為縶不必以紉紉亦縶也

日月不並出狐不二雄神龍不匹猛獸不群鷲鳥不雙循

繩而斲則不過懸衡而量則不差稱衡植表而望則不惑損

年則嫌於弟益年則疑於兄不如循其理若其當理道當人

不見龍之飛舉而能高者風雨奉之助蠹衆則木折隙大

則牆壞懸垂之類有時而墜墜枝格之屬有時而施施

當凍而不死者不失其適死乃為失適不死當暑而不暍者

故曰不失其適也



不亡適亡之迹未嘗適亡適已无言不凍不渴何適之有也湯沐具而蟣蝨相

弔大厦成而燕雀相賀憂樂別也柳下惠見飴曰可以

養老盜跖見飴曰可以黏牡見物同而用之異柳下惠魯大夫展无

蠶食而不飲二十日而化蟬飲而不食三十日而蛻號之子名獲字禽家有大柳樹惠德因号柳下惠一日柳下邑壯門戶為壯也

游不食不飲三日而死人食礬石而死蠶食之而不飢魚

食巴菽而死鼠食之而肥類不可以推推猶知也

瓦以火成不可以得火竹以水生不可以得水瓦得火則被竹得水浸則死矣

楊堞而欲弭塵披裘而以晏翼豈若適衣而已哉堞土塵謂

槁竹有火弗鑽不難土中有水弗掘無泉掘猶窮也虺象之病

人之寶也虺大蛤中有珠象牙還以自疾故人得以為寶也人之病將有誰寶之者乎

人以利欲為病死人寶之故曰將有誰寶也

為酒人之利而不酤則竭為車人之利而不斂則不達握

火提人反先之熱皆一介之入物思自守者不欲使酒人車人得利不酤而先自竭先不達猶以火援人先自熱爛也

鄰之母死往哭之妻死而不泣有所劫以然也嫌猶哀嫌於所劫迫之然如是也

西方之保國鳥獸弗辟與為一也一同也保國一膊炭燠膊一

也一椹掇之則爛指萬石俱燬去之十步而死斤百二十斤為石同氣異積

大勇小勇有似於此今有六尺之廣卧而越之下林弗難植

而踰之上材弗易勢施異也百梅足以為百人酸一梅不足

以為一人和喻衆能濟少少不能有所成也

有以飯死者而禁天下之食有以車為敗者禁天下之乘

則悖矣申生雖經晉不絕繩子胥自沉吳不斷水也釣者靜之蹶者扣舟罩者抑之



曾者舉之為之異得魚一也罾者以柴積水中以取魚扣擊魚  
沙糝今兖州人積粟水薄見象牙乃知其大於牛見虎尾而  
魚為罾幽州名之為涔也知其大於狸一節見而百節知也吳伐越隨會稽獨獲骨節  
故曰百節知

小國不關於大國之間畏見兩鹿不關於伏兕之旁畏見佐

祭者得嘗救鬪者得傷陰不祥之木為雷電所撲影也

或謂家或謂隴或謂空或謂登頭蝨與空木之瑟名

同實異也頭中蟲空木瑟其音同其實別異也日月欲明而浮雲蓋之蓋猶蔽也

芝欲脩而秋風敗之長脩

虎有子不能搏攫者輒殺之為墮武也墮廢也武龜紐之

璽王賢者以為佩龜紐之璽衣印也土壤布在田能者以為富能

以為饒富也予拯溺者金玉不若尋常之纏索金玉雖寶非拯溺之

具故曰不如尋常之纏索

視書上有酒者下必有肉上有年者下必有月以類而取

之類也蒙塵而昧固其理也為其不出戶而理之也為不出戶

其非屠者羨藿為車者步行陶者用缺盆匠人處狹廬

為者不得用用者弗肯為為者不得用以利動用者不肯為以富寵也

穀立三十輻各盡其力不得相害使一輻獨入眾輻皆弃

豈能致千里哉夜行者掩目而前其手涉水者解其馬載

之舟事有所宜而有所不施橘柚有鄉藿葦有叢獸同足

者相從遊鳥同翼者相從翔以類田中之潦流入於海附耳

之言聞於千里附近也近耳之言謂竊語附於千里蘇表步步餘

曰何故人問趨曰何趨馳有為則議多事固苛蘇秦為多事之

皮將弗覩毛將何顧畏首畏尾身凡有幾畏始神終中身不畏凡有幾何言常畏也



欲觀九用之土足無千里之行心無政教之原而欲為萬民  
之上也土足無其術故的的者獲提提者射的的明為衆所見故獲  
飛成放道提提安故大白若辱大德若不足若辱自同於衆人若  
跣故為人所射未嘗稼穡粟滿倉未嘗桑蠶絲滿囊得之不以道用之  
必橫

海不受流齒太山不上小人海神蕩而出之故曰不受太山東

岳也王者所封禪處不令旁光不升俎旁光胞也俎豆之寶唯聊

駁不入牲純義牲以上也中夏用筴快之至冬而不知去寒衣涉水

至陵而不知下未可以應變有山無林有谷無風有石無

金林生於山山未必皆有金喻聖人出衆人未必皆有風金生

滿堂之坐視鉤各異其鉤各異形於環帶一也鉤與環帶

雖異所用者同

獻公之賢欺於嬖姬殺申叔絲之知欺於豎牛三日不食故

鄭詹言入魯春秋曰佞人來佞人來鄭詹言鄭文公大夫以齊桓

朝於楚齊人執之自齊逃至魯魯謂之佞

君子有酒鄙人鼓缶雖不可好亦不見醜醜人性便絲衣

帛或射之則被鎧甲為其所不便以得所便輻之入轂

各值其數金不得相通猶人臣各守其職不得相干干亂

嘗被甲而免射者被而入水嘗抱壺而度水者抱而蒙火

可謂不知類矣

君子之居民上若以府內索御奔馬雍容恐失若履薄冰蛟

在其下蛟魚屬皮有球能害若入林而遇乳虎言常驚懼恐也

不善用人者若蚘之足衆而不相害蚘馬蚘蚘幽州謂之秦民

脣之與齒堅柔相摩而不相敗敗近



清醜之美始於耒耜醜清酒周禮醜齊是黼黻之美在於杼柚白與黑為黼青與赤為黻皆文衣也布之新不如紵紵之弊大不如布或善為新或善為故宜善也

馱舖在頰則好在頰則醜馱舖者頰上窪窪醜舖以爲裳則宜以爲冠則譏詩云衣衣繡裳故曰

馬齒非牛蹠檀根非椅枝故見其一本而萬物知別也石生而堅蘭生而芳少自其質長而愈明猶盛也明

扶之與提謝之與讓故之與先諾之與已也之與矣相去千里

汗準而粉其頰腐鼠在壇楚人謂中壇庭為壇燒薰於宮入水而憎濡懷臭而求芳雖善者弗能為工善或巧再生者不獲

華大旱者不昏時落昏時不得秋時而零落也

母曰不幸甄終不墮井抽簪招燐有何為驚燐血精似野火招之應聲而至不至故曰何驚也使人無度河可中河使無度不可不可言

見虎一文不知其武見驥一毛不知善走水蠆為螽子子水蠆化為螽子子

為蠶水蠆化為螽子子免齧為能免所齧草靈在其心中化為蠶人讀能而

銅英青金英黃玉英白麻黃燭桶膏燭澤也燭光桶澤喻光以微知明以外知內象肉之味不知於口鬼神之貌不著於目捕景之說不形於心皆所不嘗見之冬冰可折夏木可結時難得而易失木方茂盛終日采而不知秋風下霜一夕而殫殫盡病

熱而強之餐救暍而飲之寒救經而引其索極溺而授之石欲救之反為惡惡猶害也雖欲謹云馬不發戶言馬亡不

雖欲豫就酒不懷蓐似鄰急氣言乃得之也讀子孟賁探鼠



穴鼠無時死必噬其指失其勢孟賁勇士為探鼠於穴故曰失其勢山雲蒸柱

礎潤礎柱下石也伏苓掘兔絲死所生者一家失燠百家皆燒讒

夫陰謀百姓暴骸論語曰惡利口之覆邦家故曰百姓暴骸也

粟得水溼而熱甑得火而液水中有大火中有水疾雷破

石陰陽相薄自然之勢

湯沐之於河有益不多流潦注海雖不能益猶愈於已

一目之羅不可以得鳥無餌之釣不可以得魚遇士無禮

不可以得賢

兔絲無根而生蛇無足而行魚無耳而聽蟬無口而鳴有

然之者也然如

鶴壽千歲以極其游蜉蝣朝生而暮死盡其樂修短各紂醢梅

伯文王與諸侯備之謀桀幸諫者湯使人哭之哭猶任馬

不觸木獬狗不自投於河雖龍耳蟲而不自陷又況人乎聾無

愛能而食之嗜愛懶而飲之酒雖欲養之非其道能食也

飲酒而敗故心所說毀舟為杖心所欲毀鍾為鐸鐸大鈴也

曰非其道也管子以小辱成大榮管仲相子糾不能

木鐸金舌為金鐸杖舟蘇秦以百誕成一誠誠質的張而弓矢集林木茂而斧斤

大非或召之形勢所致者也待利而後極溺人亦必以利溺

人矣利溺人者利人之溺得其利也

舟能沉能浮愚者不加足舟能載浮物愚者不取加足是畏其

驥驅之不進引之不止人君不以取道里刺我行者欲與我

交此言我貨者欲與我市刺猶非以水和水不可食一絃之瑟

不可聽以其失和故不

可聽刺專用也



駿馬以抑死直士以正窮

賢者擯於朝美女擯於宮擯棄行者思於道而居者夢

於牀慈母吟於巷適子懷於荆往來相

亦肉懸則烏鵲集鷹鳥集勢鳥則眾鳥散物之散聚交感以

然食其食者不毀其器食其實者不折其枝塞其源者

竭背其木者枯

交畫不暢連環不解其解之不以解暢連不得達至交止解

德解臨河而羨魚不若歸家織網願明月之珠蛇之病而

我之利虎爪象牙禽獸之利而我之害我猶

易道良馬使人欲馳飲酒而樂使人欲歌是而行之固謂

之斷非而行之必謂之亂斷猶矢疾不過二里也步之遲

百舍不休千里可致行步聖人處於陰眾人處於陽聖人行

於水眾人行於霜

水有形而不可毀故聖人行之行之

異音者不可聽以一律異形者不可合於一體合曲辰夫勞

而君子養焉以君子國君養焉愚者言而知者擇焉擇可用者

捨茂木而集于枯不弋鵠而弋鳥難與有圖圖謀也者

丘無壑泉源不溥言汚小潦水名黃之丘尋常之谿灌十

頃之澤源有

見之明白處之如玉石見之闇晦必留其謀王之与石言可

留猶思

以天下之大託於一人之才譬若懸千鈞之重於木之一

枝言不

負子而登牆謂之不祥為其一人墮而兩人殤負墜也

善舉事者若乘舟而悲歌一人唱而千人和言能得衆



不能耕而欲黍梁不能織而喜采裳無事而求其功難矣  
有榮華者必有憔悴有羅紉者必有麻削言有盛衰鳥  
有沸波者河伯為之不潮畏其誠也鳥大鵬也朝翔水上扇  
故河伯深藏於淵故一夫出死千乘不輕主術篇曰兵災借  
畏其精誠為不見故一夫出死千乘不輕志莫邪為下言  
匹夫志意出死必戰故雖  
大國兵車千乘不輕之也

蝮蛇螫人傳以和董則愈和董野物固有重而害反為利

者聖人之處亂世若夏暴而待暮夏日中甚熱暮涼時言

桑榆之間逾易忍也言亂世將夕故曰易忍

水雖平必有波衡雖正必有差尺寸雖齊必有詭詭不非

規矩不能定方圓非準繩不能正曲直用規矩準繩者亦

有規矩準繩焉準平繩直之人能平直耳

舟覆乃見善游馬奔乃見良御善游故覆舟不溺良御

嚼而無味者弗能內於喉視而无形者不能思於心於目不能思之於心

兕虎在於後隨侯之珠在於前弗及掇者先避患而後就

利隨國在漢東姬姓之侯出遊於野見大蛇斷在地隨侯令醫以

逐鹿者不顧免決千金之貨者不爭銖兩之價言在大弓

先調而後求勁馬先馴而後求良勁強人先信而後求

能又非信不立也

陶人棄索車人掇之屠者棄銷而鍛者拾之所緩急異

也百星之明不如一月之光十牖畢開不若一戶之明

矢之於十步貫兕甲及其極不能入魯縞言勢太山之高

背而弗見秋毫之末視之可察察明矣山生金反自刻木

註



生蠹反自食人生事反自賊物則取也害也巧治不能鑄木工匠不能斷金者形性然也白玉不雕美珠不文質有餘也性自然不復飾故跬步不休跛鼃千里跬猶累積不輟可成丘阜輟也

城成於土木直於下非有事焉所緣使然凡用人之道若以燧取火疏之則弗得疏猶遲也數之則弗中數猶疾也正在疏數

之間得其節從朝視夕者移從枉準直者虧邪聖人之偶物也若以鏡視形曲得其情偶猶周也

揚子見逵路而哭之為其可以南可以北道九達曰逵憫其別也墨子見練絲而泣之為其可以黃可以黑練白潤其化也

趨舍之相合猶金石之一調相去千歲合一音也金曰鐘石不交故曰相去千歲合一音也

鳥不干防者雖近弗射鳥燕之屬是也其當道雖遠弗釋當道為作釋也酤酒而酸買肉而臭然酤酒買肉不離屠沽之家故求物必於近之者

以詐應詐以譎應譎若被蓑而救火毀瀆而止水乃愈益多西施毛嫱狀貌不可同世稱其好美鈞也堯舜禹湯法籍殊類得民心一也類人聖人者隨時而舉事因資而立功

溲則具擢對旱則修土龍擢對貯水器土龍致雨物臨蒞田之女織紉而思行者為之悖戾悖戾惡室有美容曾為之簪髮繹志有感

舉坐而善徵羽之操不入鄙人之耳徵羽正音小人和切適

過府而負手者希不有盜心府藏貨故侮人之鬼者過社

而搖其枝病也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故解梓者不在於



捌格在於批倪批擊倪推擊其要矣木大者根擢山高者基扶其下躓巨者志遠體大者節疏

狂者傷人莫之怨也嬰兒詈老莫之疾也賊心止害賊

尾生之信不如隨牛之誕尾生坐於信於婦人信之失隨牛如隨

牛之而又況一不信者乎誕乎一或作一猶待也

憂父之疾者子治之者醫論語曰父母唯其疾進獻者祝

治祭者庖庖宰也

淮南鴻烈解卷第十七

淮南鴻烈解卷第十八

太尉祭酒臣許慎記上

人間訓第十八人間之事吉凶之中微得夫之端反存亡之幾也

清淨恬愉人之性也儀表規矩事之制也知人之性其自

養不勃知事之制其奔錯不或發一端散无音周八極總

一莞謂之心見本而知末觀指而睹歸執一而應万握要

而治詳謂之術居智所為行智所之事智所秉動智所由

謂之道道者置之前而不執車錯之後而不軒內之尋常而

不塞布之天下而不窺是故使人高賢稱譽已者心之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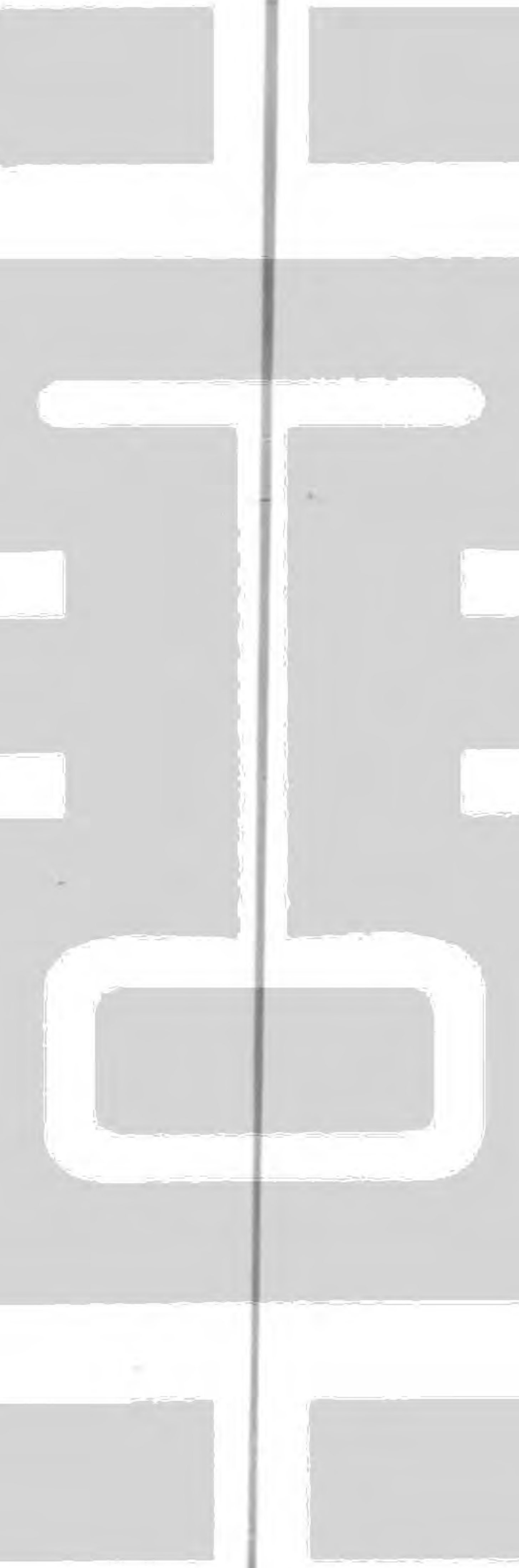
也使人卑下誹謗已者心之罪也夫言出於口者不可止

於人行發於邇者不可禁於遠事者難成而易敗也名者

難立而易廢也千里之隄以螻蟻之穴漏百尋之屋以突隙



之煙焚突也堯戒曰戰戰慄慄日慎一日人莫蹟於山而蹟於垤蹟也是故人者輕小害易微事以多悔患至而後憂之是由病者已倦倦也而索良醫也雖有扁鵲俞跗之巧猶不能生也制夫黃帝時醫夫禍之來也人自生之福之來也人自成之禍與福同門利與害為鄰非神聖人莫之能分凡人之舉事莫不先以其知規慮揣度揣高下也而後敢以定謀其或利或害比愚智之所以異也曉自然以為智知存亡之樞機禍福之門戶舉而用之陷溺於難者不可勝計也使知所以為是者事必可行則天下无不達之塗矣是故知慮者禍福之門戶也動靜者利害之樞機也百事之變化國家之治亂待而後成是故不溺於難者成是故不可不慎也天下有三危少德而多寵一危也才下而位



高二危也身无大功而有厚祿三危也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何以知其然也昔者楚莊王既勝晉於河雍之間莊王敗晉荀林父之師於邲邲何雍地也而封孫叔敖而辭不受病疽將死謂其子曰吾則死矣王必封女女必讓肥饒之地而受沙石之間有寢丘者其地确石之名醜寢丘今汝南固始也前有垢谷後有莊五醜荆人鬼人事也越人機機祥也人莫之利也孫叔敖死王果封其子以肥饒之地其子辭而不受謂有寢之丘楚國之俗功臣二世而爵祿唯孫叔敖獨存此所謂損之而益也何謂益之而損昔晉厲公南伐楚東伐齊西伐秦北伐燕兵橫行天下而无所絀屈也威服四方而无所詘遂合諸侯於嘉陵氣充志驕淫侈无度暴虐万民内无輔拂之臣外无諸侯之助戮殺大臣親近道守諛明年出游匠驪氏樂書中行



偃劫而幽之樂書中行偃昔大夫諸侯莫之救百姓莫之哀三月而死  
 夫戰勝攻取地廣而名尊此天下之所願也然而終於身  
 死國亡此所謂益之而損者也夫孫叔敖之請有寢之丘  
 沙石之地所以累世不奪也晉厲公之合諸侯於嘉陵所  
 以身死於匠驪氏也衆人皆知利利而病病也唯聖人知  
 病之為利知利之為病也夫再實之木根必傷掘藏之家  
 必有殃掘藏謂發冢得伏藏无功受財以言大利而反為害也張武教智  
 伯奪韓魏之地而擒於晉陽張武智伯臣也擒於申叔時教  
 莊王封陳氏之後而霸天下申叔時楚大夫也莊王滅陳已乃復之也孔子讀易至  
 損益未嘗不憤然而歎曰益損者其王者之事與事或欲  
 以利之適足以害之或欲害之乃反以利之利害之反禍  
 福之門戶不可不察也陽虎為亂於魯陽虎季氏之臣也陽虎季氏專魯國也

魯君令人閉城門而捕之得者有重賞失者有重罪圍二  
 市而陽虎將舉劍而伯頤伯頤門者止之曰天下探之不窮不窮  
 遠言深我將出于陽虎因赴圍而逐揚劍提戈而走門者出  
 之顧反取其出之者以戈推之攘袂薄腋袂袂出之者怨之  
 曰我非故與子反也為之蒙死被罪而乃反傷我宜矣其  
 有此難也魯君聞陽虎失大怒問所出之門使有司拘之  
 以為傷者受重賞而不傷者被重罪此所謂害之而反利  
 者也何謂欲利之而反害之楚恭王與晉人戰於鄢陵戰  
 酣晉人晉恭王傷王中人射恭王而休司馬子反渴而求飲豎陽  
 穀奉酒而進之豎小使也陽穀其名子反之為人也嗜酒而甘之不能  
 絕於口遂醉而卧恭王欲復戰使人召司馬子反子反辭  
 以心痛王駕而往視之入幄中而聞酒臭恭王大怒曰今



日之戰不穀親傷

不穀不祿也人君謙以自稱也

所恃者司馬也而司馬又

若此是三楚國之社稷而不率吾眾也不穀无与復戰矣

於是罷師而去之斬司馬子反為僂故堅陽穀之進酒也

非欲禍子反也誠愛而欲快之也而適足以殺之此所謂

欲利之而反害之者也夫病温而強之食病暵而飲之寒

此眾人之所以為養也而良醫之所以為病也悅於目悅

於心愚者之所利也然而有論者之所辟也故聖人先忤

而後合眾人先合而後忤有功者又臣之所務也有罪者

人臣之所辟也或有功而見疑或有罪而益信何也則有

功者離恩義有罪者不敢失仁心也魏將樂羊攻中山

之文侯其子執在城中城中縣其子以示樂羊樂羊曰君臣

之義不得以子為私攻之愈急中山因烹其子而遺之鼎

羹與其首樂羊循而泣之曰是吾子已為使者跪而啜三

杯使者歸報中山曰是伏約死節者也不可忍也遂降之

為魏文侯夫開地有功自此之後日以不信此所謂有功

而見疑者也何謂有罪而益信孟孫獵大夫也而得虜使

秦西巴持歸烹之虜母隨之而號秦西巴弗忍縱而予之

孟孫歸求虜兒安在秦西巴對曰其母隨而號臣誠弗忍竊

縱而子之孟孫怒逐秦西巴居一年取以為子傅左右曰

秦西巴有罪於君今以為子傅何也孟孫曰夫一虜而弗

忍又何況於人乎此謂有罪而益信者也故趨舍不可不

審也此公孫鞅之所以抵罪於秦而不得入魏也公孫鞅商君也為秦

代魏欺魏公鞅之所以抵罪於秦而不得入魏也君也為秦

義之故也事或奪之而反与之或與之而反取之智伯求



地於魏宣子宣子弗欲与之任登日智伯之強威行於天下求地而弗与是為諸侯先受禍也不若与之宣子曰求地不已為之奈何任登日与之使喜必將復求地於諸侯諸侯必植耳植耳疎耳而聽也与天下同心而圖之一心所得者非直吾所亡也魏宣子裂地而授之又求地於韓康子韓康子不敢不予諸侯皆恐又求地於趙襄子襄子弗与於是智伯乃從韓魏圍襄子於晉陽三国通謀擒智伯而三分其国此所謂奪人而反為人所奪者何謂与之而反取之晉獻公欲假道於虞以伐虢遺虞垂棘之璧与屈產之乘虞公或於壁与馬而欲与之道宮之奇諫官之奇也曰不可夫虞之与虢若車之有輪輪依於車車亦依輪虞之与虢相恃而勢也若假之道虢朝亡而虞夕從之矣虞公弗

聽遂假之道荀息伐虢遂克之荀息晉大夫遂反伐虞又拔之

此所謂與之而反取者也聖王布德施惠非求其報於百

姓也郊望禘嘗郊祭大望祭日月星辰山川也禘嘗祭宗廟也非求福於鬼神也山

致其高而雲起焉水致其深而蛟龍生焉君子致其道而

福祿歸焉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有陰行者必有昭名古

有溝防不脩水為民害禹鑿龍門辟伊闕平治水土使民

得陸處百姓不親五品不慎契教以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

妻之辯長幼之序田野不脩民食不足后稷乃教之辟地

墾草謂夏殷周冀土種穀令百姓家給人足故三后之後無不王者

世其後繼嗣至今不絕者有隱行也秦王趙政兼吞天下

而已趙政始皇生於趙故名趙政智伯侵地而滅商鞅支解季斯車裂

而巳趙政始皇生於趙故名趙政智伯侵地而滅商鞅支解季斯車裂



李斯上蔡人也為秦相趙高三代種德而王齊桓繼絕而霸故  
謂之二世車裂之於雲陽 樹黍者不獲稷樹怨者無報德昔者宋人好善者三世  
 不解家無故而黑牛生白犢以問先生先生曰此吉祥以  
 饗鬼神先生凡先生者也以享鬼神白犢純色可以為犧牲也 居一年其父無故而盲牛  
 又復生白犢其父又復使其子以問先生其子曰前聽先  
 生言而失明今又復問之奈何其父曰聖人之言先忤而  
 後合其事未究固試往復問之其子又復問先生先生曰  
 此吉祥也復以饗鬼神歸致命其父其父曰行先生之言  
 也居一年其子又無故而盲其後楚攻宋圍其城楚莊王時圍宋  
 九當此之時易子而食析骸而炊之丁壯者死老病童兒  
 皆上城守守而不下楚王大怒城已破諸城守者皆屠之  
 此獨以父子盲之故得無乘城軍罷圍解則父子俱視

夫禍福之轉而相生其變難見也近塞上之人有善術者  
 馬無故亡而入胡人比皆弔之其父曰此何遽不為福乎居  
 數月其馬將胡駿馬而歸人皆賀之其父曰此何遽不能  
 為禍乎家富良馬其子好騎墮而折其髀人皆弔之其父  
 曰此何遽不為福乎居一年胡人大入塞丁壯者引絙而  
 戰近塞之人死者十九此獨以跛之故父子相保故福之  
 為禍禍之為福化不可極深不可測也或直於辭而不害  
 於事者或虧於耳以忤於心而合於實者高陽或曰高陽 魁或曰高  
 大將為室問匠人匠人對曰未可也木尚生加塗其上必  
 將橈以生材任重塗今雖成後必敗高陽魁曰不然夫木  
 枯則益勁塗乾則益輕以勁材任輕塗今雖惡後必善  
 匠人窮於辭無以對受令而為室其始成均然善也均高  
壯類



而後果敗此所謂直於辭而不可用者也何謂虧於耳忤於心而合於實靖郭君將城薛靖郭君齊威王封於薛賓客多止之弗聽靖郭君謂謁者曰無為賓通言齊人有請見者曰臣請道三言而已過三言請烹郭君聞而見之賓趨而進再拜而興因稱曰海大魚則反走靖郭君止之曰願聞其說賓曰臣不敢以死為熙熙靖郭君曰先生不遠道而至此為寡人稱之賓曰海大魚網弗能止也釣弗能牽也蕩而失水則螻螳皆得志焉今夫齊君之淵也君失齊則薛能自存乎靖郭君曰善乃止不城薛此所謂虧於耳忤於心而得事實者也夫以無城薛止城薛其於以行說乃不若海大魚故物或遠之而近或近之而遠或說聽計當而身疏或言不用計不行而益親何以明之三国伐齊

圍平陸

三国韓魏趙也

括子以報於牛子

括子牛子齊臣

曰三国之地不接

於我踰鄰

國而圍平陸

利不足貪也然則求名於我也請

以齊侯往牛子以為善括子出無害子入無害子亦齊臣牛子以括

子言告無害子無害子曰異乎臣之所聞牛子曰國危而

不安患結而不解何謂貴智無害子曰臣聞之有裂壤土以安社稷者聞殺身破家以存其國者不聞出其君以為

封疆者牛子不聽無害子之言而用括子之計三国之兵罷而平陸之地存自此之後括子曰以疏無害子曰以進故謀

患而患解圍國而國存括子之智得矣無害子之慮無中於策謀無益於國然而心調於君有義行也今人待冠而

飾首待履而行地冠履之於人也寒不能煖颶風不能障暴不能蔽也然而戴冠履履者其所自託者然也夫咎犯



戰勝城濮而雍季無尺寸之功然而雍季先賞而咎犯後存者其言有貴者也故義者天下之所賞也百言百當不若擇趨而審行也或無功而先舉或有功而後賞何以明之昔晉文公將與楚戰城濮問於咎犯曰為奈何咎犯曰仁義之事君子不厭忠信戰陳之事不厭詐偽君其許之而已矣辭咎犯問雍季雍季對曰焚林而獵愈多得獸後必無獸以詐偽遇人雖愈利後亦無復君其正之而已矣於是不聽雍季之計而用咎犯之謀與楚人戰大破之還歸賞有功者先維季而後咎犯左右曰城濮之戰也君行賞先雍季何也文公曰咎犯之言一時之權也雍季之言萬世之利也吾豈可以先一時之權而後萬世之利也哉智伯率韓魏二國伐趙圍晉陽決晉水而灌之城下緣木而

處懸釜而炊襄子謂於張孟談曰城中力已盡糧食匱乏大夫病為之奈何張孟談曰亡不能存危弗能安無為貴智臣請試潛行潛行伏出也見韓魏之君而約之乃見韓之君說之曰臣聞之脣亡而齒寒今智伯率二君而伐趙趙將亡矣趙亡則君為之次矣不及今而圖之禍將及二君二君曰智伯人為人也粗中而少親我謀而泄事必敗為之奈何張孟談曰言出君之口入臣之耳人孰知之者乎且同情相成同利相死君其圖之二君乃與張孟談陰謀與之期張孟談乃報襄子至其日之夜趙氏殺其守隄之吏決水灌智伯智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智伯軍敗殺其身而三分其國襄子乃賞有功者而高赫為賞首群臣請曰晉陽之存張孟談之功也而



赫為賞首何也襄子曰晉陽之圍也寡人國家危社稷殆  
 群臣無不有驕侮之心者唯赫不失君臣之禮吾是以先  
 之由此觀之義者人之大本也雖有戰勝存亡之功不如  
 行義之陸故君子曰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或有  
 罪而可賞也或有功而可罪也西豹治鄴西門豹大侯廩無積  
 粟府無儲錢庫無甲兵官無計會人數言其過於文侯文  
 侯身行其縣果若人言文侯曰翟璜任子治鄴而大亂子  
 能道則可不能將加誅於子西門豹曰臣聞王主富民霸  
 主富武亡國富庫今君欲為霸王者也臣故穡積於民君  
 以為不然臣請升城鼓之一鼓甲兵粟米可立具也於是  
 乃升城而鼓之一鼓民被甲括矢甲鎧也括箭也操兵弩而出再鼓  
 負輦粟而至服駕斗也輦輦也文侯曰罷之西門豹曰與民約信非

一日之積也一舉而欺之後不可復用也燕常侵魏八城  
 臣請北擊之以復侵地遂舉兵擊燕復地而後皮此有  
 罪而可賞者解扁為東封解扁魏臣治東封者上計而入三倍有司  
 請賞之文侯曰吾土地非益廣也人民非益眾也入何以  
 三倍對曰以冬伐木而積之於春浮之河而鬻之文侯曰  
 民春以力耕暑以強耘秋以收斂冬間無事以伐林而積  
 之負輓而浮之河是用民不得休息也民以弊并矣雖有三  
 倍之入將焉用之此有功可罪者賢主不苟得忠臣不苟  
 利何以明之中行穆伯攻鼓弗能下中行穆伯晉大夫鼓北翟魏聞論曰  
 鼓之嗇夫聞倫知之魏聞倫晉人也請無罷武大夫而鼓可得也  
 穆伯弗應左右曰不折一戟不傷一卒而鼓可得也君奚  
 為弗使穆伯曰聞倫為人佞而不仁若使聞倫下之吾可



以勿賞乎若賞之是賞佞人佞人得志是使晉國之武舍  
仁而為佞雖得鼓將何所用之攻城者欲以廣地也得地  
而不取者見其本而知其末也秦穆公使孟盟舉兵襲鄭  
孟盟伯里過周以東鄭之賈人弦高蹇他蹇他弦高之黨相與謀曰  
日師行數千里數絕諸侯之地其勢必龍衣鄭凡龍衣國者以  
為無備也今示以知其情必不敢進乃矯鄭伯之命以十  
二牛勞之三率相與謀三率秦將白孟明西曰凡龍衣人者以為弗知  
今已知之矣守備必固進必無功乃還師而反晉先軫舉  
兵擊之先軫晉大夫也大破之殺鄭伯乃以存國之功賞弦高弦  
高辭之曰誕而得賞則鄭國之信廢矣為國而無信是  
俗敗也賞一人敗國俗者弗為也以不信得厚賞義者弗  
為也遂以其屬徙東夷終身不反故仁者不以欲傷生知

者不以利害義聖人之思脩愚人之思致致

忠臣者務崇君之德諂臣者務廣君之地何以明之陳夏

徵舒弑其君楚莊王伐之陳人聽令莊王已討有罪遣卒

戍陳戍守也守大夫畢賀申叔時使於齊反還而不賀莊王

曰陳為無道寡人起九軍以討之征暴亂誅罪人群臣皆

賀而子獨不賀何也申叔時曰牽牛蹊人之田田主殺其

人而奪之牛罪則有之罰亦重矣今君王以陳為無道只

兵而攻因以誅罪人遣人戍陳諸侯聞之以王為非誅罪

人也貪陳國也蓋聞君子不棄義以取利王曰善乃罷陳

之戍立陳之後諸侯聞之皆朝於楚此務崇君之德者也

張武為智伯謀曰張武晉六將軍中行文子最弱而上下

離心可伐以廣地於是伐范中行滅之矣又教智伯求地



於韓魏趙韓魏裂地而授之趙氏不與乃率韓魏而伐  
趙圍之晉陽二年三國陰謀同計以擊智氏遂滅之此務  
為君廣地者夫為君崇德者霸為君廣地者滅故千乘  
之國行文德者王湯武是也萬乘之國好廣地者亡智伯  
是也非其事者勿仇也非其名者勿就也無故有顯名者  
勿處也無功而富貴者勿居也夫就人之名者廢仇人之  
事者敗無功而大利者後將為害譬猶緣高木而望四方  
也雖偷樂哉然而疾風至未嘗不恐也惠及身然後憂之  
六驥追之弗能及也是故忠臣事君也計功而受賞不為  
苟得積力而受官不貪爵祿其所能者受之勿辭也其所  
不能者與之勿喜也辭而能則匿欲所不能則惑辭所不  
能而受所能則得無損墮之勢而无不勝之任矣昔者智

海南子六

伯驕伐范中行而克之又劫韓魏之君而割其地尚以為  
未足遂與兵伐趙韓魏反之軍敗晉陽之下身死高粱之  
東頭為飲器國分為三為天下笑此不知足之禍也老子曰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修久此之謂也  
或譽人而適足以敗之或毀人而乃反以成之何以知其然  
也費無忌從於荆平王費無忌楚臣復白也曰晉之所以霸者近諸  
夏也近諸夏國在諸夏也而荆之所以不能與之爭者以其僻遠也楚  
王若欲從諸侯不若大城城父而令太子建守焉以來北  
方王自收其南是得天下也楚王悅之因命太子建守城  
父命伍子奢傳之居一年伍子奢遊人於王側伍子奢遺說於王之左側  
言太子甚仁且勇能得民心王以告費無忌無忌曰臣固  
聞之太子內撫百姓外約諸侯齊晉又輔之將以害楚其



事已構矣王曰為我太子又尚何求曰以秦女之事怨王王因殺太子建而誅伍子奢此所謂見譽而為禍者也何謂毀人而反利之唐子短陳駢子於齊威王唐子齊大夫也威王欲殺之陳駢子與其屬出亡奔薛孟嘗君聞之孟嘗君使人封於薛使人以車迎之至而秦以芻豢黍粱五味之膳日三至冬日被裘芟夏日服絺紵出則乘牢車駕良馬孟嘗君問之曰天子生於齊長於齊夫子亦何思於齊對曰臣思夫唐子者孟嘗君曰唐子者非短子者耶曰是也孟嘗君曰子何為思之對曰臣之處於齊也糲糲之飯藜藿之羹冬日則寒凍夏日則暑傷自唐子之短臣也以身歸君食芻豢飯黍粱服輕煖乘牢良臣故思之此謂毀人而反利之者也是故毀譽之言不可不審也或貪生而反死或輕死而得生

或徐行而反疾何以知其然也魯人有為父報讎於齊者剗其腹而見其心坐而正冠起而更衣徐行而出門上車而步馬顏色不變其御欲驅撫而止之曰今日為父報讎以出死非為生也今事已成矣又何去之追者曰此有節行之人不可殺也解圍而去之使被衣不暇帶冠不及正蒲伏而走上車而馳必不能自免於千步之中矣今坐而正冠起而更衣徐徐而出門上車而步馬顏色不變此眾人所以為死也而乃反以得活此所謂徐而馳遲於步也夫走者人之所以為疾也步者人之所以為遲也今反乃以人之所為遲者反為疾明於分也有知徐之為疾遲之為速者則幾於道矣故黃帝亡其玄珠使離珠剗索之離珠明目持善拾於物也而弗能得之也於是使忽怛而後能得之忽怛黃帝人皆黃帝臣也



臣也忽况善亡之人

聖人敬小慎微動不失時百射重戒射禍乃不滋計福勿及慮禍過之同日被霜蔽者不傷愚者有備與知者同功夫燭火在縹烟之中也一指之所能息也塘漏若懸穴一撲之所能塞也及至火之燔孟諸而炎雲臺孟諸宋大澤云臺高至云也而水決九江而漸荊州雖起三軍之衆弗能救也夫積愛成福積怨成禍若癰疽之必潰也所浼者多矣浼諸御鞅復於簡公諸御鞅齊君簡公齊君曰陳成常宰予二子者甚相憎也宰予孔子弟子也臣恐其構難而危國也君不如去一人簡公不聽居無幾何陳成常果攻宰予於庭中而弑簡公於朝此不知敬小之所生也魯季氏與郈氏鬪雞季氏郈氏皆魯大夫郈氏介其雞介以芥菜塗其雞翅而季氏為之金距金距施於距也季氏之雞

不勝季平子怒因侵郈氏之宮而築之郈昭伯怒傷之魯

昭公復毀曰禱於襄公之廟舞者二人而已時魯禱先君襄公六伯之舞庭者凡二人

其餘盡舞於季氏季氏之無道無上久矣弗誅必危

社稷公以告子家駒子家駒魯大夫子家駒曰季氏之得衆三家

為一三家孟氏叔氏季氏其德厚其威強君胡得之昭公弗聽使郈昭

伯將卒以攻之仲孫氏叔孫氏相與謀曰無季氏死亡無

日矣遂興兵以救之郈昭伯不勝而死魯昭公出奔齊故

禍之所從生者始於雞定及其太也至於亡社稷故蔡女

蕩舟奔師大侵楚齊桓公與蔡姬乘舟姬蕩舟公懼止之公怒歸之蔡蔡人嫁之公伐楚至召陵而勝之也

兩人構怨廷殺宰予簡公遇殺身死無後陳氏伐之齊乃

無呂兩家鬪雞季氏金距郈氏作難魯昭公出走故師之

所處生以棘楚棘大禍也禍生而不蚤滅若火之得燥水之得濕



浸而益大癰疽發於指其痛徧於體故蠹啄剖梁柱蟻垂走牛羊此之謂也人皆務於救患之備而莫能知使患無生夫得患無生易於救患而莫能加務焉則未可與言術也晉公子重耳過曹曹君欲見其辭脇使之祖而補魚釐負羈止之曰公子非常也從者三人皆霸王之佐也三人謂孤偃趙遇之無禮必為國憂君弗聽重耳反國起師而伐曹遂滅之身死人手社稷為墟禍生於祖而捕魚奔楚欲救曹不能存也聽釐負羈之言則無亡患矣今不務使患無生患生而救之雖有聖知弗能為謀且患禍之所由來者萬端無方是故聖人深居以避辱靜安以待時小人不知禍福之門戶妄動而絳羅網雖曲為之備何足以全其身譬言猶失火而鑿池被表而用策也且塘有萬穴此設隨隄之有万穴

塞有十魚何處無由出室有百戶閉其一盜何處無從入夫牆之壞也於隙劔之折必有齧齧缺聖人見之蚤故萬物莫能傷也大宰予朱侍飯於令尹子國子朱子國皆楚大夫令尹子國啜羹而熱投厄漿而沃之明日太宰子朱辭官而歸其僕曰楚太宰未易得也辭官去之何也子朱曰令尹輕行而簡禮其辱人不難明年伏郎尹而答之三百郎尹王即官之尹也夫仕者先避之見終始微矣夫鴻鵠之未孚於卵也一指篋戔之則靡而無形矣及至其筋骨之已就而羽翮之所成也則奮翼揮臆臆六翮之末也凌乎浮雲皆負青天膺摩赤霄赤霄翔翔乎忽蒼之上折惕乎虹蜺之間雖有勁弩利矰微繳蒲沮之子巧亦弗能加也江水之始出於岷山也可攬衣而越也及至其下洞庭驚石城洞庭在長沙石城在丹陽經丹徒丹徒在會稽起波濤潮起



還者為清舟杭一日不能濟也是故聖人者常從事於無形之外而不留思盡慮於成事之內是故患禍弗能傷也人或問孔子曰顏回何如人也曰仁人也丘弗如也子貢何如人也曰辨人也丘弗如也子路何如人也曰勇人也丘弗如也賓曰三人皆賢夫子而為夫子役何也孔子曰丘能仁且忍辨且訥勇且怯以三子之能易丘一道丘弗為也孔子知所施之也秦牛缺徑於山中牛缺隱而遇盜奪之車馬解其囊笥施其衣被施盜還反顧之無懼色憂志騷然有以自得也盜遂問之曰吾奪子財貨劫子以刀而志不動何也秦牛缺曰車馬所以載身也衣被所以揜形也聖人不以所養害其養盜相視而笑曰夫不以欲傷生不以利累形者世之聖人也以此而見王者必且以我為事

也還反殺之此能以知知矣而未能以知不知也能勇於敢而未能勇於不敢也凡有道者應卒而乏遭難而能免故天下貴之今知所以自行也而未知所以為人行也其論未之究者也能由昭昭於冥冥則幾於道矣詩曰人亦有言无哲不愚此之謂也事或為之適足以敗之或備之適足以致之何以知其然也秦皇挾錄圖挾鋪也秦博士盧生使入海還秦錄圖書於見其傳曰亡秦者胡也因發卒五十萬使蒙公楊翁子蒙公蒙恬也將築脩城西屬流沙起隴西北擊遼水遼東水東結朝鮮朝鮮中國內郡輓車而餉之又利越之犀角象齒翡翠翡翠赤雀珠璣負者為珠類者為璣乃使尉屠睢尉屠睢發卒五十萬為五軍一軍塞鐔城之嶺鐔城在武陵一軍守九疑之塞九疑在零陵也一軍處番禺之都番禺南海一軍守南野之界



南野在豫章一軍結餘千之水餘千召三年不解甲施弩使監祿  
 無以轉餉又以卒鑿渠監祿秦將也鑿通也而通糧道以與越  
 人戰殺西嘔君譯吁宋而越人皆入叢薄中  
 與禽獸處莫肯為秦虜相置架駿以為將而夜攻秦人  
 大破之殺尉屠睢伏尸流血數十萬乃發適戍以備之當  
 此之時男子不得脩農畝婦人不得刺麻考縷考縷弱服  
 格於道大夫箕會於衢箕會以箕衢於衢會斂病者不得養死者不得  
 葬於是陳勝起於大澤奮臂大呼天下席卷而至於戲  
戲地名劉項吳義兵隨而定若折槁振落遂失天下禍在  
 備胡而利越也欲知築脩城以備亡而不知築脩城之所  
 以亡也發適戍以備越而不知難之從中發也夫鵲先識  
 歲之多風也去高木而巢扶枝扶枝大人過之則探殼嬰兒

過之則挑其卵知備遠難而忘近患故秦之設備也烏鵲  
 之智也或爭利而反強之或聽從而反止之何以知其然也  
 魯哀公欲西益宅史爭之以為西益宅不祥西益宅築舊居  
宅不哀公作色而怒左右數諫不聽乃以問其傅宰折折睢  
宰折睢曰吾欲益宅而史以為不祥子以為何如宰折睢曰  
 天下有三不祥西益宅不与焉哀公大悅而喜頃復問曰  
 何謂三不祥對曰不行禮義一不祥也嗜慾无止二不祥  
 也不聽強諫三不祥也哀公默然深念憤然自反遂不西  
 益宅夫史以爭為可以止之而不知不爭而反取之也知者  
 離路而得道愚者守道而失路夫兒說之巧於閉結无不  
 解兒說宋非能閉結而盡解之也不解不可解也至乎以  
 弗解之者可與及言論矣或明禮義推道禮而不行或解



構妄言而反當何以明之孔子行遊馬失食農夫之稼野人怒取馬而繫之子貢往說之卑辭而不能得也孔子曰夫以人之所不能聽說人譬言猶以大牢享野獸大牢以九韶樂飛鳥也予之罪也非彼人之過也乃使馬圍往說之養者至見野人曰子耕於東海至於西海吾馬之失安得不食子之苗野人大喜解馬而与之說若此其无方也而反行事有所至而巧不若拙故聖人量鑿而正柄夫歌采菱發陽阿鄙人聽之不若此延路陽局延路陽局郢歌曲也非歌者拙也聽者異也故交畫不暢暢連環不解物之不通者聖人不爭也仁者百姓之所慕也義者衆庶之所高也為人之所慕行人之所高此嚴父之所以教子而忠臣之所以事君也然世或用之而身死國亡者不同於時也昔徐偃王好

行仁義陸地之朝者三十二國王孫厲謂楚莊王王孫厲曰

王不伐徐必反朝徐王曰偃王有道之君也好行仁義不

可伐王孫厲曰臣聞之大之与小強之与弱也猶石之投

卵虎之啗豚又何疑焉且也為文而不能達其德為武而

不能任其力乱莫大焉楚王曰善乃率兵而伐徐遂滅之

此知仁義而不知世變者也

申菜杜蒞申菜杜蒞皆香也美人之所懷服也及慚之於滫滫臭也則不

能保其芳矣古者五帝貴德三五用義五霸任力今取帝

王之道而施之五霸之世是由乘驥逐人於榛薄而蓑笠

盤盪也今霜降而樹穀冰泮而求獲欲其食則難矣故易

曰潛龍勿用者言時之不可以行也故君子終日乾乾夕

惕若厲无咎終日乾乾以陽動也夕惕若厲以陰息也因



日以動因夜以息唯有道者能行之夫徐偃王為義而滅  
燕子噲行仁而三子噲燕王也蘇代說子噲讓國哀公好儒則  
削哀公代君為墨而殘之別國趙滅之削殘暴亂之所致也而  
四君獨以為仁義儒墨而亡者遭之時務異也非仁義儒  
墨不行非其世而用之則為之擒矣夫戟者所以攻城也鏡  
者所以照形也宮人得戟則以刈葵宮人侍盲者得鏡則以蓋  
厄不知所施之也故善鄙不同誹譽在俗趨舍不同逆順  
在君狂譎不受祿而誅狂譎東海上人也耕田而食讓不段干  
木辭相而顯所行同也而利害異者時使然也故聖人雖  
有其志不遇其世僅足以容身何功名之可致也知天之  
所為知人之所行則有以任於世矣知天而不知人則无  
以与俗交知人而不知天則无以与道遊單豹倍世離俗

隱壩巖居谷飲不衣絲麻不食五穀行年七十猶有童子  
之色卒而遇飢虎殺而食之張毅好恭張毅好禮之人過宮室廊  
廟必趨見門閭聚眾必下斯徒馬園皆与伉禮不終其壽  
內熱而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脩其外而疾攻其內  
故直意適情堅強賊之以身役物則陰陽食之此皆載務  
而戲乎其調者也得道之士外化而內不化外化所以入人  
也內不化所以全其身也故內有一定之操而外能詘伸羸  
縮卷舒与物推移故万卒而不陷所以貴聖人者以其能  
龍變也今捲捲然守一節推一行雖以毀碎滅沉猶且弗  
易者此察於小好而塞於大道也趙宣孟活飢人於委桑  
之下而天下稱仁焉荆欽非犯河中之難不失其守而天  
下稱勇焉是故見小行則可以論大體矣田子方見老馬



於通田子方魏人也通道喟然有志焉以問其御曰比何馬也其御曰此故公家畜也老罷而不為用出而鬻之田子方曰少而貪其力老而弃其身仁者弗為也束帛以贖之罷武聞之知所歸心矣齊莊公出獵有一蟲卒足將搏其輪問其御曰此何蟲也對曰此謂螳螂者也其為蟲也知進而不知却不量力而輕敵莊公曰此為人必為天下勇武矣迴車而避之勇武聞之知所盡死矣故田子方隱一老馬隱而魏國載之卒莊公避一螳螂而勇武歸之湯教祝網者而四十國朝昔湯出見四面張網者湯教去其三面文王葬死人之骸而九夷歸之文王治靈臺得死人之骨夜夢死人之呼武王陰喝人於樾下武王陰喝人於樾下左擁而右扇之而天下懷其德越王句踐一決獄不辜援龍淵而切其

股血流至足以自罰也而戰武士必其死故聖人行之於小則可以覆大矣審之於近則可以懷遠矣孫叔敖決期思之水而灌雩婁之野雩婁今廬江是也莊王知其可以為令尹也子發辨擊劇而勞佚齊辨次弟也擊劇次弟罷勞之賞各有齊楚知可為兵齊同楚國知其可以為兵主也此皆形於小微而通於大理者也聖人之卒事不加憂焉察其所以而已矣今万人調鍾不能比之律誠得知者一人而足矣說者之論亦猶此也誠得其數則无所用多矣夫車之所以能轉千里者以其要在三寸之轄夫勸人而弗能使也禁人而弗能止也其所由者非理也昔者衛君朝於吳衛君朝於吳吳王囚之吳王夫差欲流之於海者說者冠蓋相望而弗能止魯君聞之魯君撤鍾鼓之縣縞素而朝仲尼入見曰君胡為有憂色



魯君曰諸侯死親以諸侯為親大夫死黨以大夫為黨今  
衛君朝於吳王吳王囚之而欲流之於海孰衛君之仁義  
而遭此難也吾欲免之而不能為奈何仲尼曰若欲免之  
則請子貢行魯君召子貢授之將軍之卯子貢辭曰貴无  
益於解患在所由之道般躬而行至於吳見太宰嚭太宰  
嚭甚悅之欲薦之於王子貢曰子不能行能行說於王奈  
何吾因子也太宰嚭曰子焉知嚭之不能也子貢曰衛君  
之來也衛國之半日不若朝於晉其半日不若朝於吳然  
衛君以為吳可以歸骸骨也故束身以受命今子受衛君  
而囚之又欲流之於海是賞言朝於晉者而罰言朝於吳  
也且衛君之來也諸侯皆以為著龜以為著龜以下兆今朝  
於吳而不利則皆移心於晉矣子之欲成霸王之業不亦

難乎太宰嚭入復之於王王報出今於百官曰比十日而衛  
君之禮不具者死子貢可謂知所以說矣

魯哀公為室而太公宣子諫魯宣子室大眾與人處則謹

少與人處則悲願公之適公曰寡人聞命矣築室不輟公

宣子復見曰國小而室大百姓聞之必怨吾君諸侯聞之

必輕吾國魯君曰聞命矣築室不輟公宣子復見曰左昭

而右穆昭穆先為大室以臨二先君之廟得无害於子乎公

乃令罷役除版而去之魯君之欲為室誠矣公宣子止之必

矣然三說而一聽者其二者非其道也夫臨河而釣日入而

不能得一僮魚者非江河魚不食也所以餌之者非其欲

也及至良工執竿投而擗脣吻者能以其所欲而釣者也

夫物无不可奈何言物皆可有人无奈何事有人材所不金之



与丹異類殊色而可以為丹者得其數也故繁稱文辭无益於說審其所由而已矣物類之相摩近而異門戶者眾而難識也故或類之而非或不類之而是或若然而不然者或不若然而然者諺曰為隋腐鼠而虞氏以亡何謂也曰虞氏梁之大富人也梁今之陳留後儀也家充盈殷富金錢无量財貨无此貴升高樓臨大路設樂陳酒積博其上游俠相隨而行樓下博上者射朋張中反兩射朋張上棋中而笑以一反兩也飛鳶適墮其腐鼠而中游俠游俠相与言曰虞氏富樂之日久矣而常有輕易人之志吾不敢侵犯而乃辱我以腐鼠如此不報无以立務於天下勢請与公侈力一志悉率徒屬而必以滅其家此所謂類之而非者也何謂非類而是屈建告石乞屈建楚大夫也石乞白公之黨也曰白公勝將為亂石乞曰

不然白公勝卑身下士不敢驕賢其家无筦籥之信閑捷之固大斗斛以出輕斤兩以內而乃論之以不冝也屈建曰此乃所以反也居三年白公勝果為亂殺令尹子椒司馬子期子椒子期皆白公之季父此所謂弗類而是者也何謂若然而不然子發為上蔡令民有罪當刑獄斷論定決於令尹前子發喟然有悽愴之心罪人已刑而不忘其恩此其後子發盤罪威王盤辭也發得罪於威王也而出奔刑者遂襲恩者恩者逃之於城下之廬蹠足而怒蹠足曰子發視決吾罪而被吾刑吾怨之憐於骨髓憐使我得其肉而食之其知獸乎追者皆以為然而不索其內果活子發此所謂若然而不若然者何謂不然而若然者昔越王句踐卑下吳王夫差請身為臣妻為妾奉四時之祭祀而入春秋之貢職委社稷効民力



居隱為蔽而戰為鋒行禮甚卑辭甚服其離叛之心遠矣  
然而甲卒三千人以擒夫差於姑胥姑胥地名此四策者不可不  
審也夫事之所以難知者以其竄端匿跡立私於公倚邪  
於正而以勝惑人之心者也若使人之所懷於內者與所見  
於外者若合符節則天下无亡國破家矣夫狐之捕雉也  
必先卑躬弭耳以待其來也雉見而信之故可得而擒也  
使狐瞋目植睛植睛植尾見必殺之勢雉亦知驚憚遠飛以避  
其怒矣夫人偽之相欺也非直禽獸之詐計也物類相似  
若然而不可從外論者眾而難識矣是故不可不察也

淮南鴻烈解卷第十八

淮南鴻烈解卷第十九

太尉祭酒臣許慎記上

脩務訓第十九

脩勉務趨聖人趨時冠敝弗顧履遺不取必用仁義之道以濟萬民故曰脩務用以題篇

或曰無為者寂然無聲漠然不動引之不來推之不往如

此者乃得道之像

或人可謂為先為術如此吾以為不然嘗試

問之矣

以為不如此或人之言若夫神農堯舜禹湯可謂聖人

乎有論者必不能廢

論者何能廢其道也以五聖觀之則

莫得無為明矣

死為也古者民茹草飲水采樹木之實食

羸蛇之肉時多疾病毒傷之害

害患於是神農乃如教

民播種五穀

菽麥黍稷也相土地宜燥濕肥瘠高下相視也燥

高陵也嘗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當此

之時一日而遇七十毒此神農之為也



堯立孝慈仁愛使民如子弟

言雖役使其民必加仁愛過之如已之子弟也西教沃民

東至黑齒北撫幽都南道交趾

沃民西方之國黑齒東方之國陰氣所聚故曰幽都今屬

門以北是交趾南方之國四者遠裔不親

聖人之化故親往行教導撫之以仁義也

放謹堯於崇山窺

三苗於三危

放棄也誰堯堯少昊氏之裔子窮奇縉雲氏之裔子驩餐三族之苗裔故謂之三苗三危也流共工於幽州殛鯀於

西極之山名一日放三苗國於三危也

羽山堯時有共工官鯀禹父為治水績用不成堯殛之羽山東

齋生至四

舜作室築牆茨屋辟地樹穀令民皆知去齒敢穴

各有家室南征三苗道死蒼梧

乃死時舜死蒼梧葬於九嶷之山在禹沐浴涇雨擲扶風

蒼梧馮乘縣東北零陵之南千里也

禹沐浴涇雨擲扶風

力扶風疾風以疾風為疏櫬也

決江疏河鑿金龍門闢伊闕

浴扶風疾風以疾風為疏櫬也

決江疏河鑿金龍門闢伊闕

山令江水得東過故言決疏道東注于海故言疏龍門闢伊闕

鑿伊闕山谷禹開截山縣令伊脩彭豕蛇之防乘四載隨山棊

水得北過入雒水故言闕也

脩彭豕蛇之防乘四載隨山棊

木平治水土定千八百國

脩治也彭豕澤名在豫章彭澤縣西防隄四載山行用蓐水行用舟陸行

用車澤行用蓐隨循也裴石判識之四海之

湯夙興夜寐以致

聰明輕賦薄斂以寬民氓

早起夜寐以思萬事能得其精故

布德施惠以振困窮弔死問疾以養孤孀

幼无父曰孤孀也

婦婦百姓親附政令流行乃整兵鳴條困夏南巢譙以其

寡婦雜家謂寡

過放之歷山

鳴條地名南巢今廬江居巢是誰責讓其罪此

五聖者天下之盛主勞形盡慮為民興利除害而不解

也奉一爵酒不知於色輕其挈一石之尊則白汗交流重也

又况羸天下之憂而海內之事者乎其重於尊亦遠矣

猶遠也

侈且夫聖人者不恥身之賤而愧道之不行不憂命之短

而憂百姓之窮是故禹之為水以身解於陽昞之河為

而憂百姓之窮是故禹之為水以身解於陽昞之河

為水為解

之解陽昞河在秦地

湯旱以身禱於桑山之林

能興雲致

能興雲致



兩故聖人憂民如此其明也而稱以無為豈不悖哉悖繆

且古之立帝王者非以奉養其欲也聖人踐位者非以逸樂其身也逸安為天下強掩弱眾暴寡詐欺愚勇侵怯

懷知而不以相教積財而不以相分故立天子以齊之齊也一為一人聰明而不足以徧燭海內故立三公九卿以輔

翼之輔正也絕國殊俗僻遠幽間之處不能被德承澤故立諸侯以教誨之絕遠殊異能猶及也是以地無不任時無

不應官無隱事國無遺利言官無隱病失職之事所以衣寒食飢養老弱而息勞倦也若以布衣徒步之人觀之則

伊尹負鼎而干湯伊尹處於有莘之野執鼎俎和五味以干湯商也呂望鼓刀而入周呂望姜姓四嶽之後四嶽佐禹治水有

是也於朝歌故曰鼓刀入周息股而往為文伯里奚轉粥鬲臣自知虞

王於朝歌故曰鼓刀入周息股而往為文伯里奚轉粥鬲臣自知虞

公不可諫而去轉行自賣管仲束縛子糾之難而奔魯束縛以

於秦為穆公相而秦與也歸齊桓公用孔子無默突墨子無煖席

行諸國及汲孔子無默突墨子無煖席是以聖人不高山不廣河蒙恥辱以干世主

非以貪祿慕位欲事起天下利而除萬民之害聖人蓋謂禹

禹胼胝由此觀之則聖人之憂勞百姓甚矣甚重故自天

子以下至于庶人四職不動思慮不用事治求贍者未之

聞也夫地勢水東流人必事焉然後水潦得谷行水勢雖

得枉正術循理而舉事因資而立權自然之勢而曲故不



得容者巧詐政事而身弗伐伐自矜功立而名弗有不名  
也非謂其感而不應攻而不動者若夫以火熯井以淮灌  
山此用已而背自然故謂之有為火不可以熯井准不可以灌  
謂之有謂之有若夫水之用舟沙之用肆泥之用輶山之用藁比皆因  
瀆而冬陂因高為田因下為池此非吾所謂為之其宜用  
謂之故曰非吾所謂為言无為

聖人之從事也殊體而合于理殊異軀行其所由異路而  
同歸其存危定傾若一志不忘于欲利人何以明之昔者  
楚欲攻宋墨子聞而悼之墨子名翟也自魯趨而十日十  
夜足重繭而不休息裂衣裳裹足至於郢見楚王自從  
郢楚都也今南郡曰臣聞大王舉兵將攻宋計必得宋而  
江陵北里郢是也後攻之乎忘其苦衆勞民頓兵剄銳負天下以不義之

名而不得咫尺之地猶且攻之乎頓罷劉辱折銳精攻无罪之

且必王曰必不得宋又且為不義曷為攻之墨子曰臣見

大王之必傷義而不得宋王曰公輸天下之巧士作為雲

梯之械設以攻宋曷為弗取公輸魯班號時在楚雲梯攻城

之械墨子曰今公輸設攻臣請守之於是公輸般設攻宋

於是乃偃兵輟不攻宋止段干木辭祿而處家魏文侯

過其閭而軾之閭里周禮二十五家為閭軾伏軾尚威武也其

僕曰君何為軾文侯曰段干木在是以軾其僕曰段干木

布衣之士君軾其閭不已甚乎文侯曰段干木不趨勢利

懷君子之道隱處窮巷聲施千里聲行也寡人敢勿軾

乎物无段干木光于德寡人光于勢段干木富于義寡

人



人富于財勢不若德尊財不若義高千木雖以已易寡人

不為使千木之已賢易寡人之尊不肯為之矣吾曰悠悠慙于影影也子何以

輕之哉其後秦將起兵伐魏司馬庾諫曰段干木賢者秦

乃妨於義乎於是秦乃偃兵輟不攻魏夫墨子跌蹠而趨

千里以存楚宋跌疾行也段干木闔門不出以安秦魏夫

行與止也其勢相反而皆可以存國此所謂異路而同歸

者也異路謂行與止也今夫救火者汲水而趣之或以甕瓠

或以盆盂其方負銳楯不同盛水各異其於滅火鈞也故

秦楚燕魏之歌也異轉而皆樂轉音也九夷八狄之哭也殊

聲而皆悲一也東方之夷九種夫歌者樂之徵也哭者悲

之效也徵應也憤於中則應於外憤發也故在所以感也

夫聖人之心日夜不忘于欲利人其澤之所及者効亦大

矣効功也世俗廢衰而非學者多非者不善也人性各有所

脩短若魚之躍若鵲之駁此自然者不可損益推此揆之

吾以為不然夫魚者躍鵲者駁也猶人馬之為馬筋骨形

軀所受於天不可變以此論之則不類矣言人自為人馬自

夫馬之為草駒之時跳躍揚蹠翹尾而走人不能制馬

尺已下為駒放在草中故齧咋足以嗜肌碎骨蹶蹠足以破

盧陷匈替穿也及至圉人擾之良御教之圍養馬官掩以衡

扼連以轡銜則雖歷險超漸弗敢辭故其形之為馬馬

不可化其可駕御教之所為也馬龍耳蟲也蟲喻无而可以

通氣志猶待教而成又況人乎且夫身正性善發憤而成

帽憑而為義帽憑也性命可說不待學問而合於道者

淮南子十九

四



堯舜文王言有善性命可教說者聖人不季而知之者沉醜耽荒不可教以道不可喻以德嚴父弗能正賢師不能化丹  
 朱商均也丹朱堯子商均舜子弗能化詩云曼頰皓齒形夸  
 骨佳不待脂粉芳澤而性可說者西施陽文也曼頰者細理也肌弱佳好  
 性猶姿也西施陽文性猶姿也西施陽文嗾朕多鳴籟除戚施雖粉白黛黑弗能  
 為美者嫫母此佳也嗾讀權衡之權急氣言之之朕讀曼多讀大皆醜嫫母此佳吉之醜女嫫讀如摸執之摸此讀人得風病之靡佳讀近也此佳一說讀曰莊維也夫上不及堯舜下不及商均美不及西施惡不若嫫母此教訓之所喻  
 也喻導而芳澤之施且子有弑父者然而天下莫疏其子何也愛父者眾也儒有邪辟者而先王之道不廢何也其行之者多也今以為為學者之有過而非學者則是以一飽之故絕穀不食以一躓之難輟足不行惑也  
躓讀楚人謂食躓也



而而不行喻丹朱商均不可今日良馬不待冊鍛而行驂馬  
 雖兩鍛之不能進為此不用冊鍛而御則愚矣為良馬能自走不復用筆  
 得駑馬無以行之故曰愚也夫怯夫操利劍擊則不能斷刺則不能人及  
 至勇武攘捲一擣則摺脅傷幹士為武摺折也為此棄干  
 將鎡邪而以手戰則悖矣所為言者齊於眾而同於俗今  
 不稱九天之頂則言黃泉之底九天八方中央故曰九頂極高底極卑也是兩未  
 之端義何可以公論乎公平夫橘柚冬生而人日冬死死  
 者眾薺麥夏死人日夏生生者眾多江河之回曲亦時  
 有南北者而人謂江河東流攝提鎮星日月東行而人謂  
 星辰日月西移者以大氏為本歲星在寅日攝提鎮星中央  
 言其餘星辰皆西行故曰大氏為本也胡人有知利者而人謂之駑  
 性皆然亦舉多駑讀似質越人有重遲者而人謂之鈔鈔利急  
 緩氣言之者在舌頭乃得



亦以多者言諺讀燕人言以多者名之若夫堯眉八彩九竅

通洞而公正無私夫慶都蓋天帝之女寄伊長孺家年二十

禹耳參漏是謂大通參三漏穴也大通與利除害疏河決

馬喙是謂至信不虛故曰至信皆決獄明白察於人情

知禹生於石禹母脩紀感石而契生於郊契母有媵氏之女簡

皇聃羿左臂脩而善射羿有窮之君也若此九賢者千歲而一出

猶繼踵而生以千歲為近今無五聖之天奉堯舜禹湯周文

俊之才難才千人為俊謂欲棄學而循性是謂猶釋船

而欲履是水也履履也夫純鈞魚腸劍之始下刑擊則不能斷

刺則不能入純鈞利劍名魚腸也型或作盧也及加之砥礪摩其

鋒別則水斷龍舟龍舟大舟也陸剝犀甲言利也明鏡之始下刑土矇

然未見形容及其粉以玄錫摩以白旃鬢眉微毫可得而

察於摩微夫學亦人之砥錫也而謂學無益者所以論之

夫宋畫吳冶刻刑鏤法亂脩曲出宋人之畫吳人之治刻鏤

不意也其為微妙堯舜之聖不能及如也蔡之幼女衛之

稚質蔡國今南陽胡曲衛故在河內後相纂系組雜奇彩抑黑



質揚赤文短叩核纂織組邪文如今禹湯之智不能逮言不能及  
二國之天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包於六合之內託於宇宙  
 之間陰陽之所生血氣之精含牙戴角前爪後距奮翼  
 攫肆蚊行螭動之蟲喜而合怒而鬪攫搏也肆極也雖所好惡其與人無以異  
 見利而就避害而去其情一也雖所好惡其與人無以異  
 有不相如故言雖也利然其爪牙雖利筋骨雖彊不免制於人  
 者知不能相通才力不能相一也各有其自然之勢勢及  
 無稟受於外外有季問受謀慮故力竭功沮沮盡也夫鴈順  
 風以愛氣力銜蘆而翔以備矰弋未秀曰蘆已秀曰葦矰  
 不得截其翼也螳知為埵貉貉貉貉為曲穴虎豹有茂草野兔有茂  
 背槎櫛堀虛連比以像宮室陰以防雨防衛景以蔽日  
 也藏擁此亦鳥獸之所以知求合於其所利今使人生於辟

陋之國僻遠陋長於窮櫛漏室之下長無兄弟少無父母  
 目未嘗見禮節耳未嘗聞先古先古謂聖賢之道也獨守專室而不  
 出門專室使其性雖不愚然其知者必寡矣昔者倉頡作  
 書容成造曆容成皇帝臣造作曆胡曹為衣易曰黃帝垂衣裳胡曹亦黃帝  
 也臣后稷耕稼詩曰播儀狄作酒見世奚仲為車傳曰奚仲為夏車正封於  
 也薛此六人者皆有神明之道聖智之迹故人作一事而遺  
 後世非能一人而獨兼有之各悉其知貴其所欲達達通  
 遂為天下備備猶今使六子者易事而明弗能見者何猶  
 知言人各有所不能萬物至眾而不足以奄之奄蓋周室以後無  
 六子之賢賢才而皆脩其業當世之人無一人之才而知  
 其六賢之道者何教順施續而知能流通施設續由此觀  
 之學不可已明矣已止今夫盲者目不能別晝夜分白黑



然而搏琴撫弦，泰彈復微，攫援標拂，手若蕤蒙，不失一弦。泰彈無弦，復微上下手攫援，標拂數蕤蒙，言其疾，李之習微，讀維車之維，攫讀屈直，木令句欲，此木之句標，讀刀標之標。

使未嘗鼓瑟者，雖有離朱之明，攫撮之捷，猶不能屈伸其指。離朱黃帝時人，目能見百步之外，秋毫之末，攫撮亦黃帝時捷疾者也。何則？服習積貫之所致。謂上不一弦，故弓待拗而後能調，劍待砥而後能利，檠之

材讀曰劬，玉堅無敵，鏤以為獸首尾，成形磻諸之功，澀諸砥，讀石劬，山之石可以為錯，木直中繩，揉以為輪，其曲中是磻，讀廉氏之廉，一日濫也。規規之也，隱括之力，唐碧堅忍之類，猶可刻鏤，揉以成器，用皆堅鑽之物，又況心意乎？且夫精神滑淖，纖微倏忽，變化與物推移。推易也，轉易也。雲蒸風行，在所設施。用施，君子有能，精揉

摩監砥礪，其才自試，神明覽物之博，通物之壅，觀始卒之端，見無外之埒。所觀以道，遙仿伴於塵埃之外，窈冥也。

超然獨立，卓然離世。不群此聖人之所以詩心若此而不

能閑居靜思，鼓琴讀書，追觀上古及賢大夫學問講辯

日以自娛。講論辯別然，否自娛樂。蘇援世事，分白黑利害。蘇猶索援別

利害之籌策得失，以觀禍福。非籌策曰視，非常曰觀。設儀立度，可以為法

則窮道本末，究事之情。窮極也。立是廢非，明示後人。是善也，非惡也。

此有遺業生有榮名。遺餘功業，榮寵也。如此者，人才之所能逮

也。然而莫能至焉者，偷慢懈惰，多不暇日之故。偷薄慢

逮及然而莫能至焉者，偷慢懈惰，多不暇日之故。偷薄慢

沃地之民多不才者，饒也。饒逸也。由此觀之，知人無務，不若

愚而好學，自人君公卿至于庶人，不自彊而功成者，天下

未之有也。詩云：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此之謂也。詩頌

篇言為善者曰有所成就，月有所奉行當李之是明此勉李之謂矣。



名可務立功可彊成務事也故君子積志委正以趣明師師所以勵節元高以絕世俗取法則勵節元高以絕世俗不羣於衆也何以明之昔於南榮疇恥聖道之獨亡於己身淬霜露救蹻蹻跋涉山川冒蒙荆棘涉俗救蹻蹻南姓榮疇字蓋魯人也百舍重趼不敢休息足抵生南見老聃受教一言元明老子字伯陽楚苦縣瀨鄉曲精神曉冷鈍聞條達曉明猶了日不食如饗大牢大夫七日不食則斃故以七是以明照四海名施後世施延達略天地猶數也略察分秋毫矚稱譽葉語至今不休世傳相語至今不止此所謂名可彊立者吳與楚戰昭王戰於伯李莫置大心撫其御之手曰今日距彊敵犯白刃蒙矢石夫心楚成得臣子玉之孫強謂吳蒙戰而身死卒勝民治全我社稷可以庶幾乎

庶幾遂入不返決腹斷頭不旋踵運軌而死言入吳不旋踵胥之功也申包胥竭筋力以赴嚴敵休尸流血不過一卒之才在車曰士步曰卒而不如約身早辭求救於諸侯大夫與伍子胥友者子胥之云謂申包胥曰我心復楚國申包胥於是乃言願糧跣走跋涉谷行贏裏一日囊跣走為跋上峭山赴深谿游川水峭山高深谿大塵游犯津關獵蒙籠躓沙石蹠達膝曾繭重胠七日七夜至於秦庭犯觸觸津關則倦獵蒙籠之山一日葛繭所蒙籠言非人由覺僵躓足達穿幽通賦曰申重繭以存荆是也鶴跣而不食晝吟宵哭面若死灰顏色黧黑禪時時立言不動不食黧涕液來集以見秦王秦王哀公也曰吳為封豕脩蛇螻蝻食上國虐始於楚封脩皆大豨蛇喻貪蠶食盡無餘上寡君失社稷越在草茅寡君昭王越百姓離散夫婦男女不遑啓處遑暇也啓



跪也處安使下臣告急秦王乃發車千乘步卒七萬屬之子虎秦大  
 夫千車子車鐵虎傳曰率車五百乘以救楚凡三萬七千五百人踰塞而東塞曰武  
 也關塞擊吳濁水之上果不破之以存楚國濁水蓋江水傳曰  
 公楚地烈藏廟堂著於憲法此功之可彊成者也法也  
 夫七尺之形心致憂愁勞苦膚之知痛疾寒暑人情一  
 也一同聖人知時之難得務之可趣也苦身勞形焦心怖  
 肝不避煩難不違危殆怖肝猶蓋聞子發之戰子發楚威  
 進如激矢合如雷電解如風雨負之中規方之中矩破敵  
 陷陳莫能壅御澤戰必克燒勝攻城必下彼非輕身而  
 樂死務在於前遺利於後故名立而不墮名武中寧國也此  
 自強而成功者也成猶是故田者不強困倉不盈強力官  
 御不屬心意不精精將相不強功烈不成烈業侯王解情

後出无名

世猶

詩云我馬唯騏六国如絲

詩云小雅皇馬

如絲言載馳載驅周爰諮謨以言人之有所務也謨言當馳驅

以忠信往謨難事之不自惠已慎之至乃聖人之務也通於物者不可驚怪通達言怪物

喻於道者不可動以奇喻明非常曰奇察於辭者不可耀以名耀

名虛實審於形者不可邀以狀邀邀也世俗之人多尊古

而賤今故為道者必託之于神農黃帝而後能入說說

也言為二聖所作乃能入其說於人乃用之世閻主高遠其所從來因而貴之

為孝者蔽於論而尊其所聞相与危坐而稱之正領而誦之

此見是非之分不明誦之喻若影之隨形響音之應声夫无規矩

雖奚仲不能以定方圓无準繩雖魯班不能以定曲直是故

鍾子期死而伯牙絕絃被琴知世莫賞也針宮氏子通稱期名

觀世无有知音若子惠施死而莊子寢說言見世莫可為語達於音律伯牙楚人



者也惠施宋人任於梁為惠王相莊子名周宋夫項託年七歲

為孔子師孔子有以聽其言也以年之少為問丈人說救

敵不給何道之能明也問道敵橫夫人長者年少為之說事昔

者謝子見於秦惠王惠王說之以問唐姑梁唐姑梁曰謝

子山東辨士固權說以取少主謝姓也子通稱也唐姓名姑梁

復見逆而弗聽聽猶說非其說異也所以聽者易易華夫

以徵為羽非絃之罪聽罪在也以甘為苦非味之過過在楚人

有烹猴而名其隣人以為猶羹也而甘之韶也後聞其猴

也據地而吐之盡寫其食此未始知味者也

也因藏邯鄲師有出新曲者託之李奇也

名倡也諸人皆爭李之也諸衆後知其非也而皆棄其曲此

未始知音者也知非李奇所作而皆鄙人有得玉璞者喜其

狀以為寶而藏之鄙人以為石也因而棄之此

未始知王者也故有符於中則貴是而同今古符明也者

實也言中心能明實是者則無以聽其說則所從來者遠而

貴之耳言無中心明也近世之事有可貴者亦有不貴之也

此和氏之所以泣血於荆山之下荆山和氏得美玉之璞於

也璧今劍或絕側言胤文齧缺卷鉅而稱以頃襄之劍則貴

之爭帶之絕無側贏無文齧缺卷鉅純弊無刃託之為楚頃襄

人名鉅鑽也琴或撥刺枉撓闊解漏越而稱以楚莊之琴

側室爭鼓之楚莊王琴則側室之寵人爭鼓之也

也苗山之鉅羊頭之銷雖水斷龍舟陸剽兕甲莫之服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帶苗山楚山利金所出羊頭之銷自羊子山桐之琴潤梓之腹雖鳴廉隅脩營唐牙伐山桐以為琴調唐猶堂營讀通人則不然服劍者期於銘利而不期於

營正急之營也墨陽莫邪通人通於事類而已墨陽莫邪美劍名也者期於千里而不期於華騶綠耳鼓琴者期於鳴廉脩

營而不期於濫脅號鍾濫脅音不和号鍾誦詩書者期於通道略物而不期於洪範商頌略或連物事也聖人見是

非若白黑之於目辨辨別清濁之於耳聽清濁也衆人則不然是也中无主以受之譬若遺腹子之上隴以礼哭泣

之而无所歸心自不識父之故夫孿子之相似者唯其母能知之別也獨玉石之相類者唯良工能識之下和書傳

之微者唯聖人能論之微妙論今取新聖人書名之孔

墨則弟子句指而受者必衆矣眩於孔墨之名而或不故美

人者非必西施之種通士者不必孔墨之類曉然意有所

通於物故作書以喻意以為知者也喻明也作書者以明者

也施誠得清明之士執玄鑑於心照物明白不為古今易意

亦不恨矣朝聞道夕死可矣何恨之有乎昔晉平公今官為鐘二成而示師

曠師曠曰鐘音不調曠音故知其不調也平公曰寡人以

示工工皆以為調而以為不調何也而汝師曠曰使後世無知音者則已若有知音者必知鐘之不調故師曠之欲善

調鍾也以為後之有知音者也為知音也三代與我同行五伯與我齊智彼獨有聖知之實我曾无有閭里氣聞窮巷之知者何聞於閭里窮巷之人无



有知我之彼并身而立節我誕謾而悠忽彼謂三代五伯并  
 賢何故也立節我謂誕謾居教今夫毛牆西施天下之美人若使人銜  
 悠忽忽遊蕩輕物腐鼠蒙蠟皮衣豹裘帶死蛇則布衣韋帶之人過者  
 莫不左右睥睨而掩鼻言雖有美姿人恐聞其臭故睥睨掩  
 掩鼻而過嘗試使之施芳澤正娥眉設笄珥衣阿錫曳  
 齊紉笄婦人首飾珥所出細粉白黛黑佩玉環榆步動搖  
 行雜芝若龍蒙目視雜佩之若香草籠冶由笑目流眺治  
 笑不精巧詩云巧笑倩兮是也流口曾撓奇牙出馱馱搖  
 弱也口則弱撓若將笑故好齒出詩云則雖王公大人有嚴  
 齒如瓠犀是也馱馱類邊文婦人之媚也則雖王公大人有嚴  
 志頡頏之行者无不憚除癢心而悅其色矣憚除貪欲癢  
 徐探讀徐探讀也今以中人之才蒙愚惑之智被汚辱之行无本  
 業所修方術所務焉得无有睥面掩鼻之容哉今鼓舞者

鼓舞或作鄭舞鄭者鄭神楚懷王之幸姬繞身若環  
 善哥攻舞因名攻舞一說鄭重攻舞也繞身若環  
 繞身若環車輪曾  
 撓摩地扶於猗那動容轉曲曾撓摩地鼓車平解也  
 媚擬神擬象身若秋葯被風被葯言其弱髮若結旌而  
 復聘馳若駑馬馳言疾也木熙者舉梧櫛據句枉熙戲李  
 舒皆在木也句枉曲也媛自縱好茂葉言舞者若媛不復枝葉龍  
 天矯燕枝拘言其著樹如燕附枝也援豈豆條舞扶疏持  
 條以木舞龍從鳥集搏援攬肆蒙蒙踊躍言其舞如鳥  
 扶疏蒙蒙躍明其疾也且夫觀者莫不為之損心酸足  
 危險皆為之損動彼乃始徐行微笑被衣修擢  
 被倡衣修擢夫鼓者非柔縱言非其人自柔而木熙者非  
 舞為後曲也夫鼓者非柔縱言非其人自柔而木熙者非  
 眇勁眇勁言其非能也自淹浸漬漸靡使然也漸於教  
 使化使之然也是故生木之長莫見其益有時而修  
 教化使之然也是故生木之長莫見其益有時而修



令長砥礪礪監莫見其損有時而薄有時積時言非藜  
藿之生螻蟻然日加數寸不可以為榼棟加猶益也榼柵  
豫章之生也七年而後知故可以為棺舟知猶竟也夫  
事有易成者名小難成者功大君子修美雖未有利  
福將在後至也美善也故詩云日就月將李有緝熙于光明此  
之謂也已說在上章也

淮南鴻烈解卷第十九

淮南鴻烈解卷第二十

太尉祭酒臣許慎記上

泰族訓第二十

秦言古今之理明其所謂也

天設日月列星辰調陰陽張四時日以暴之夜以息之風  
以乾之雨露以濡之其生物也莫見其所養而物長其殺  
物也莫見其所喪而物亡此之謂神明聖人象之故其起  
福也不見其所由而福起其除禍也不見其所以而禍除  
遠之則邇延之則踈稽之弗得察之不虛日計无算歲計  
有餘夫濕之至也莫見其形而炭已重矣風之至也莫見  
其象而木已動矣日之行也不見其移騏驥倍日而馳草  
木為之靡縣燧未轉縣燧受行邊候見虜卒燧轉而日在其前  
故天之且風草木未動而鳥已翔矣鳥巢居其且雨也陰



噎未集而魚已噎矣魚潛居也以陰陽之氣相動也故寒暑  
 燥濕以類相從聲響音疾徐以音相應也故易曰鳴鶴在陰  
 其子和之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四海之內寂然无声一言  
 声然大動天下是以天心吐噎者也故一動其本而百枝  
 皆應若春雨之灌万物也渾然而流沛然而施无地而不  
 澍无物而不生故聖人者懷天心声然能動化天下者也  
 故精誠感於内形氣動於天則景星見黃龍下祥鳳至醴  
 泉出嘉穀生河不滿溢海不溶波故詩云懷柔百神及河  
 嶠岳逆天暴物則日月薄蝕五星失行四時千乘書冥宵  
 光山崩川涸冬雷夏霜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天之与  
 人有以相通也故國危云而天文變世惑乱而虹蜺見万  
 物有以相連精稷有以相蕩也精稷氣也故神明之事不

可以智巧為也不可以筋力致也天地所包陰陽所嘔雨  
 露所濡以生万物瑶碧玉珠翡翠玳瑁文彩明朗潤澤若  
 濡摩而不玩久而不渝奚仲不能旅旅部魯般不能造此  
 之謂大巧宋人有以象為其君為楮葉者象也三年而  
 成莖柯豪芒鋒殺顏澤乱之楮華之中而不可知也列子  
 曰使天地三年而成一葉則万物之有葉者寡矣夫天地  
 之施化也嘔之而生吹之而落豈此契契哉故凡可度者小  
 也可數者少也至大非度之所能及也至眾非數之所能領  
 也故九州不可頃畝也八極不可道里也太山不可丈尺也  
 江海不可斗斛也故大人者与天地合德日月合明与鬼  
 神合靈与四時合信故聖人懷天氣抱天心執中含和不  
 下廟堂而行四海變習易俗民化而迁善若性諸已能以



神化也詩云神之聽之終和且平夫鬼神視之无形聽之  
无声然而郊天望山川禱祠而求福雩禋而請雨說卜  
筮而決事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此之謂也  
天致其高地致其厚月照其夜日照其晝陰陽化列星期  
非有道而物自然故陰陽四時非生万物也雨露時降非  
養草木也神明接陰陽和而万物生矣故高山深林非為  
虎豹也大木茂枝非為飛鳥也流源千里淵深百仞非為  
蛟龍也致其高崇成其廣大山居木棲巢枝穴藏冰潛陸  
行各得其所寧焉夫大生小多生少天之道也故丘阜不  
能生雲雨滎水不能生魚鼈者小也牛馬之氣蒸生蟣虱  
蟣虱之氣蒸不能生牛馬故化生於外非生於內也夫蛟  
龍伏寢於淵而卵剖於陵蛟龍屬也乳於陵而  
伏於淵其卵自孕也騰蛇雄鳴

於上風雌鳴於下風而化成形精之至也故聖人養心莫  
善於誠至誠而能動化矣今夫道者藏精於內棲神於心  
靜漠活淡訟繆訟繆中  
訟容也邪氣无所留滯四枝即族毛  
蒸理泄則機樞調利百脉九竅莫不順比其所居神者得  
其位也豈即村而毛脩之哉聖主在上位廓然无形寂然  
无声官府若死事朝廷若死人无隱士无軼民无勞役无  
冤刑四海之內莫不仰上之德象主之指夷狄之國重譯  
而至非戶辨而家說之也推其誠心施之天下而已矣詩  
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內順而外寧矣大王曹父处邠狄  
人攻之杖策而去百姓攜幼扶老負釜甌踰梁山而國乎  
岐周非令之所能召也秦穆公為野人食駿馬肉之傷也  
飲之美酒韓之戰以其死力報非券之所責也券契密子



治亶父巫馬期往觀化焉見夜漁者得小即釋之非刑之所能禁也孔子為魯司寇道不拾遺市買不豫賈田漁皆讓長者長分別長而班白不戴負班白頭有白髮非法之所能致也夫矢之所以射遠貫牢者弩力也其所以中的剖微者正心也賞善罰暴者政令也其所以能行者精誠也故弩虽強不能獨中令虽明不能獨行必自精氣所以与之施道故摠道以被民而民弗從者誠心弗施也

天地四時非生万物也神明接陰陽和而万物生之聖人之治天下非易民性也拊循其所有而滌蕩之故因則大化則細矣能指則必大也化而欲作則小矣禹鑿龍門闢伊闕決江濬河東注之海因水之流也后稷墾草發苗糞土樹穀使五種各得其宜因地之勢也湯武革車三百乘甲卒三千人討



暴亂制夏商因民之欲也故能因則无敵於天下矣夫物有以自然而後人事有治也故良匠不能斷金巧冶不能鑠木金之勢不可斷而木之性不可鑠也埏埴而為器窰木而為舟鑠鐵而為刀鑄金而為鐘因其可也駕馬服牛令雞司夜令狗守門因其然也民有好色之性故有大婚之禮有飲食之性故有大饗食之誼有喜樂之性故有鐘鼓箎絃之音有悲哀之性故有哀經哭踊之節故先王之制法也因民之所好而為之即文者也因其好色而制婚姻之禮故男女有別因其喜音而正雅頌之聲故風俗不流因其寧家室樂妻子教之以順故父子有親因其喜朋友而教之以悌故長幼有序然後脩朝聘以明貴賤饗食飲習射以明長幼時搜振旅以習用兵也搜簡車馬也出日入夕



庠序以脩人倫此皆人之所有於性而聖人之所匠成也故无其性不可教訓有其性无其養不能遵道爾之性為絲然非得工女養以熱湯而抽其統紀則不能成絲卵之化為雛非慈雌嘔煖覆伏累日積久則不能為雛人之性有仁义之資非聖王為之法度而教導之則不可使鄉方故先王之教也因其所喜以勸善因其所惡以禁奸故刑罰不用而威行如流政令約省而化耀如神故因其性則天下聽從拂其性則法縣而不用昔者五帝三王之莅政施教必用參五何謂參五仰取象於天俯取度於地中取法於人乃立明堂之朝行明堂之令明堂布政之宮有以調十二月之政令也以調陰陽之氣而和四時之節以辟疾病之蓄俯視地理以制度量察陵陸水澤肥墪高下之宜立事生財以除飢寒

之患中考乎人德以制礼樂行仁義之道以治人倫而除暴乱之禍乃澄列金木水火土之性澄清也故立父子之親而成家別清濁五音六律相生之數以立君臣之义而成国察四時季孟之序以立長幼之礼而成官此之謂參制君臣之义父子之親夫婦之辨長幼之序朋友之際此之謂五乃列衣地而州之分職而治之築城而居之割宅而異之分財而衣食之立大孝而教誨之夙興夜寐而勞力之此治之紀綱已然得其人則奉失其人則廢堯治天下政教平德潤洽在位七十載乃求所屬天下之统令四岳揚側陋四岳奉舜而薦之堯堯乃妻以二女以觀其内二女娥皇女英任以百官以觀其外既入大麓列風雷雨而不迷林麓於山曰麓堯使舜入林麓之中遭大風雨不迷也乃屬以九子堯有九男贈以昭華之玉昭華玉名而



傳天下焉以為垂有法度而朱弗能統也朱堯子也夫物未嘗有張而不弛成而不毀者也唯聖人能盛而不衰盈而不虧神農辰之初作琴也以歸神及其淫也反其天心夔之初作樂也夔堯臣也比合六律而調五音以通八風及其衰也以沉湎淫康不顧政治至於滅亡蒼頡之初作書以辯治百官領聖万事愚者得以不忘智者得以志遠至其衰也為奸刻偽書以解有罪以殺不辜湯之初作囿也以奉宗廟鮮橋之具生肉為鮮乾肉為橋簡士卒習射御以戒不虞及至其衰也馳騁獵射以奪民時罷民之力堯之奉禹契后稷皋陶政教平奸宄息獄訟止而衣食足賢者勸善而不肖者懷其德及至其末朋黨比周各推其與廢公趨私外內相推奉奸人在朝而賢者隱處故易之失也卦書之失也敷

樂之失也淫詩之失也辟禮之失也責春秋之失也刺天地之道極則反盈則損五色垂即有時而渝茂木豐草有時而落物有降殺不得自若故聖人事窮而更為法弊而改制非樂變古易常也將以救敗扶衰黜淫濟非以調天地之氣順万物之宜也聖人天覆地載日月照陰陽調四時化万物不同无故无新无疏无親故能法天天不一時地不利人不一事具以緒業不得不多端趨行不得不殊方五行異氣而皆適調六藝異科而皆同道溫惠柔良者詩之風也淳龐敦厚者書之教也清明條達者易之義也恭儉尊讓者禮之為也寬裕簡易者樂之化也刺幾辯義者春秋之靡也故易之失鬼易以氣定吉凶故鬼也樂之失淫樂變之於鄭聲詩之失愚詩人怒之近愚也書之失拘書有典法也禮之失攸



禮尊尊卑卑尊春秋之失些言春秋賤絕不避王人六者聖人兼用

而財制之失本則亂得本則治其美在調其失在權水火

金木土穀異物而皆任規矩權衡準繩異形而皆施丹青

膠漆不同而皆用各有所適物各有宜輪負輿方輅從衡

橫勢施便也驂欲馳服欲步驂駢服車馬也帶不厭新鉤不厭

故処地宜也閑睢與於鳥而君子羨之為其雌雄之不乖

居也鹿鳴與於獸君子大之取其見食而相呼也泓之戰

軍敗君獲宋襄公與楚戰於泓而春秋大之取其不鼓不成

列也宋伯姬坐燒而死母伯姬宋共公夫人夜失火待傳春秋大

之取其不踰禮而行也成功立事豈足多哉方指所言而

取一槩焉爾王喬赤松去塵埃之間離群慝之紛慝惡及

陰陽之和食天地之精呼而出故吸而入新喋虛輕奉乘

雲遊霧可謂養性矣而未可謂孝子也周公誅管叔蔡叔

以平國弭亂可謂忠臣也而未可謂弟也湯放桀武王誅

紂以為天下去殘除賊可謂惠君而未可謂忠臣矣樂羊

攻中山未能下中山烹其子而食之以示威可謂良將而

未可謂慈父也故可乎不可乎不可乎不可乎不可而可

乎可舜許由異行而皆聖伊尹伯夷異道而皆仁箕子比

干異趨而皆賢故用兵者或輕或重或貪或廉此四者相

反而不可一无也輕者欲發重者欲止貪者欲取廉者不利

非其有故勇者可貪進闕而不可令持牢重者可令埴固

而不可令凌敵貪者可令進取而不可令守職廉者可令

守分而不可令進取信者可令持約而不可令應變五者

相反聖人兼用而財使之夫天地不包一物陰陽不生一



類海不讓水潦以成其大山不讓土石以成其高夫守一隅而遺万方取一物而弃其餘則其所得者鮮而所治者淺矣治大者道不可以小地廣者制不可以狹位高者事不可以煩民衆者教不可以苟夫事碎難治也法煩難行也求多難贍也寸而度之至丈必差銖而稱之至石必過石秤丈量徑而寡失筭絲數米煩而不察言事當因大法則煩也故大較易為智曲辯難為惠故無益於治而有益於煩者聖人不為無益於用而有益於費者智者弗行也故功不厭約事不厭省求不厭寡功約易成也事省易治也求寡易贍也衆易之於以任人易矣孔子曰小辯破言小利破義小義破道小見不達必罔河以透蛇故能遠山以陵遲故能高陰陽無為故能和道以優游故能化夫

徹於一事察於一辭審於一投可以曲說而未可廣應也蓼菜成行甌甌有萁稱薪而麩數米而炊可以治小而未可以治大也負中規方中矩動成獸止成文可以愉舞而不可以陳軍滌盃而食洗爵而飲盥而後饋可以養少而不可以饗衆今夫祭者屠割烹殺剝狗燒豕調平五味者庖也陳簋簠器方中者為簋圓中者為簠也列樽俎設籩豆者祝也齊明盛服淵默而不言神之所依者尸也宰祝雖不能尸不越樽俎而代之故張瑟者小絃急而大絃緩立事者賤者勞而貴者逸舜為天子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周公看臚不收於前鍾鼓不解於懸而四夷服趙政晝決獄夜理書趙政秦御史冠蓋接於郡縣覆稽趨留戍五嶺以備越築脩城以守胡然奸邪萌生盜賊群居事愈煩



而乱愈生故法者治之具也而非所以為治也而猶弓矢中之具而非所以中也黃帝曰芒芒昧昧因天之威与元同氣故同氣者帝同又者王同力者霸无一焉者亡故人主有伐国之志邑犬群嗥伐國逆天之行則時必有大禍雄雞夜鳴庫兵動而戎馬驚戎馬起氣之感動也今日解怨偃兵家老甘卧巷无聚人妖菑不生非法之應也精氣之動也故不言而信不施而仁不怒而威是以天心動化者也施而仁言而信怒而威具以精誠感之者也施而不仁言而不信怒而不威是以外兒為之者也故有道以統之法虽少足以化矣无道以行之法虽衆足以乱矣

治身太上養神其次養形治国太上養化其次正法神清志平百節皆寧養性之本也肥肌膚充腸腹供嗜欲養生之末也民交讓爭处卑委利爭受寡力事爭就勞曰化上迁善而不知其所以然此治之上也利賞而勸善畏刑而不為非法令正於上而百姓服於下此治之末也上世養本而下世事末此太平之所以不起也夫欲治之主不世出而可与共治之臣不万一一以万一一求不世出此所以千歲不一會也水之性淖以清窮谷之汚生以青苔青苔水垢也不治其性也掘其所流而深之茨其所決而高之茨積土填也滿使得循勢而行乘衰而流衰下也腐使有腐齏流漸弗能汚也腐齏水也其性非異也通之与不通也風俗猶此也誠決其善志防其邪心啓其善道塞其奸路与同出一道則民性可善而風俗可美也所以貴扁鵲者非貴其隨病而調藥貴其厭息脉血知疾之所從生也言人之喘息所以貴聖



人者非貴隨罪而監金刑也貴其知亂之所由起也若不脩其風俗而縱之淫辟乃隨之以刑繩之法法虽殘賊天下弗能禁也禹以夏王桀以夏止湯以殷王紂以殷亡非法度不存也紀綱不張風俗壞也三代之法不亡而世不治者无三代之智也六律具存而莫能聽者无師曠之耳也故法虽在必待聖而後治律虽具必待耳而後聽故國之所以存者非以有法也以有賢人也其所亡者非以无法也以无聖人也晉獻公欲伐虞宮之奇存焉為之寢不安席食不甘味而不敢加兵焉賂以宝玉駿馬宮之奇諫而不聽而不用越疆而去荀息伐之兵不血刃抱宝牽馬而守不待渠漸土而固攻不待衝降而拔得賢之与失臧武仲以其智存魯而天下莫能亡也據伯玉以

其仁寧衛而天下莫能危也易曰豐其屋蔀其家窺其戶闐其无人无人者非无衆庶也言无聖人以統理之也民无廉恥不可治也非修礼义廉恥不立民不知礼义法弗能正也非崇善廢醜而向礼义无法不可以為治也不知礼义不可以行法法能殺不孝者而不能使人為孔曾之行法能刑竊盜者而不能使人為伯夷之廉孔子弟子七十養徒三千人皆入孝出悌言為文章行為儀表教之所以成也墨子服役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還踵化之所致也夫刻肌膚鑿皮革被創流血至難也然越為之以求榮也越人所以箴刺皮為龍文所以為尊榮之也聖王在上明好惡以示之經誹吝言以尊之親賢而進之賤不肖而退之无被創流血之苦而有高世尊顯之名民孰不從古者法設而不犯刑錯



而不用非可刑而不刑也百工維時庶績咸熙礼义脩而  
任賢得也故奉天下之高以為三公一國之高以為九卿  
一縣之高以為二十七大夫一鄉之高以為八十一元士  
故知過万人者謂之英千人者謂之後百人者謂之豪十  
人者謂之傑明於天道察於地理通於人情大足以容眾  
德足以懷遠信足以一異知足以知變者人之英也德足  
以教化行足以隱义仁足以得眾明足以照下者人之俊  
也行足以為儀表知足以決嫌疑廉可以分財信可使守  
約作事可法出言可道者人之豪也守職而不廢处义而  
不比見難不苟免見利不苟得者人之傑也英俊豪傑各  
以小大之材处其位得其宜由本流末以重制輕上唱而  
民和上動而下隨四海之内一心同歸背貪鄙而向义理

其於化民也若風之搖草木无之而不靡今使愚教知便  
不肖臨賢垂嚴刑罰民弗從也小不能制大弱不能使強  
也故聖主者奉賢以立功不肖主奉其所与同文王奉大  
公望召公奭而王桓公任管仲隰朋而霸朝此奉賢以立功  
也夫差用太宰嚭而滅秦任李斯趙高而亡此奉所与同  
故觀其所奉而治乱可見也察其黨与而賢不肖可論也  
夫聖人之屈者以求伸也枉者以求直也故垂出邪辟之  
道行幽昧之涂將欲以直大道成大功猶出林之中不得  
直道極溺之人不得不濡足也伊尹憂天下之不治調和  
五味負鼎俎而行伊尹七十統湯而不用於是五就桀五就  
湯將欲以濁為清以危為寧也周公股肱周室輔翼成王  
管叔蔡叔奉公子祿父而欲為乱周公誅之以定天下緣



不得已也管子憂周室之卑諸侯之力征夷狄伐中國民  
不得寧處故蒙耻辱而不死將欲以憂夷狄之患乎夷狄  
之亂也孔子欲行王道東西南北七十說而无所偶故因  
衛夫人彌子瑕而欲通其道衛夫人衛靈公夫人南此皆欲  
平險除穢由冥冥至昭昭動於權而統於善者也夫觀逐  
者於其反也而觀行者於其終也故舜放弟周公殺兄猶  
之為仁也文公樹米文公晉文公也樹米而欲生之曾子架羊架連架所猶之  
為知也當今之世醜必託善以自為解邪必蒙正以自為  
辟游不論國仕不擇官行不辟汚曰伊尹之道也分別爭  
財親戚兄弟構怨骨肉相賊曰周公之義也行无廉耻辱  
而不死曰管子之趨也行貨賂趨勢門立私廢公比周而  
取容曰孔子之術也此使君子小人紛然教亂莫知其是

非者也故百川並流不注海者不為川谷趨行踳馳不歸  
善者不為君子故善言歸乎可行善行歸乎仁義田子方  
段干木輕爵祿而重其身不以欲傷生不以利累形李克  
竭股肱之力領理百官輯穆万民使其君生无廢事死无  
遺憂此異行而歸於善者田子方段干木李克皆張儀蘇秦  
家无常居身无定君約从衡之事為傾覆之謀濁亂天下  
撓滑諸侯使百姓不違啓居或从或橫或合衆弱或輔富  
強此異行而歸於醜者也故君子之過也猶日月之蝕何害  
於明小人之可也猶狗之晝吠鷓之夜見何益於善夫知者  
不妄發擇善而為之計又而行之故事成而功足賴也身  
死而名足稱也豈有知能必以仁義為之本然后可立也  
知能踳馳百事並行聖人一以仁義為之準繩中之者謂



之君子弗中者謂之小人君子蚤死亡其名不滅小人蚤  
得勢其罪不除使人左據天下之圖而右列喉愚者不為  
也身貴於天下也死君親之難視死若歸又重於身也天  
下大利也比之身則小身所重也比之又則輕人所全也  
詩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言以信又為準繩也欲成霸王  
之業者必得勝者也能得勝必強者也能強者必用人力  
者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者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  
也故心者身之本也身者國之本也未有得已而失人者  
也未有失已而得人者也故為治之本務在寧民寧民之  
本在於足用足用之本在於勿奪時勿奪時之本在於省  
事省事之本在於即用即用之本在於反性未有能搖其  
本而靜其末濁其源而清其流者也故知性之情者不務

性之所无以為知命之情者不憂命之所无奈何故不高  
宮室者非愛木也不大鍾鼎者非愛金也直行性命之情  
而制度可以為萬民儀令自悅五色口嚼滋味耳淫五声  
七竅交爭以害其性日引邪欲而澆其身夫調身弗能治  
奈天下何故自養得其節則養民得其心矣所謂有天下  
者非謂其履勢位受傳藉稱尊號也言運天下之力而得  
天下之心紂之地左東海右流沙前交趾後幽都師起容閱  
至浦水士億有餘力然皆倒矢而射傍戟而戰武左左操  
黃鉞右執白旄以麾之則瓦解而走遂去崩而下紂有南  
面之名而无一人之德此失天下也故桀紂不為王湯武不  
為放周處鄧錫之地方不過百里而誓紂牧之野入據殷  
國朝成湯之廟表商容之間封比干之墓解箕子之囚乃



折抱毀鼓偃五兵縶牛馬挺芻而朝天下百姓歌謳而樂  
 之諸侯執禽而朝之得民心也闔閭伐楚五戰入郢燒高  
 府之粟破九龍之鍾鑿以縣鐘也鞭荆平王之墓荆平王殺  
以復讎墓舍昭王之宮楚君舍乎昭王奔隨百姓  
 父兄攜幼扶老而隨之乃相率而為致勇之寇皆方面奮  
 臂而為之闔當此之時死將卒以行列之各致其死却吳  
 兵復楚地靈王作章華之臺靈王發乾谿之役以恐吳  
於乾外內搔動百姓罷弊弃疾乘民之怨而立公子比疾  
皆靈五百姓放臂而去之餓於乾谿食莽飲水莽枕塊而  
之兄弟死楚國山川不変土地不易民性不殊昭王則相率而殉  
 之靈王則倍畔而去之得民之与失民也故天子得道守在  
 四夷天子失道守在諸侯諸侯得道守在四鄰諸侯失道



守在四境故湯處亳七十里文王處禮百里皆令行禁止  
 於天下周之衰也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凡伯周大夫使於  
魯而戎伐之楚丘故得道則以百里之地令於諸侯失道則以天下之大畏於  
 冀州故曰无恃其不吾奪也恃吾不可奪行可奪之道而  
 非篡弑之行无益於恃天下矣

凡人之所以生者衣与食也今囚之冥室之中垂養之以  
 芻豢衣之以綺繡不能樂也以目之无見耳之无闻穿隙  
 穴見雨零則快然而嘆之况閉戶發牖从冥冥見炤炤乎  
 從冥冥猶尚肆然而喜又况出室坐堂見日月光見日月  
 光曠然而樂又况登太山履石封以堊堊荒視天都若蓋  
 江河若帶又况万物在其間者乎其為樂豈不大哉且聾  
 者耳形具而无能聞也盲者目形存而无能見也夫言者



所以通已於人也聞者所以通人於己也瘖者不言聾者  
不聞既瘖且聾人道不通故有瘖聾之病者豈破家求  
醫不顧其費豈獨形骸有瘖聾哉心志亦有之夫指之拘  
也莫不事中也心之塞也莫知務通也不明於類也夫觀  
六藝之廣崇窮道德之淵深達乎无上至于无下運乎  
无極翔乎无形廣於四海崇於太山富於江河曠然而通  
昭然而明天地之間无所繫戾其於以監觀豈不大哉人  
之所知者淺而物變无穷曩不知而今知之非知益多也  
問孝之所加也夫物常見則識之嘗為則能之故因其患  
則造其備犯其難則得其便夫以一出之壽而觀千歲之  
知今古之論豈未嘗更也其道理素具可不謂有術乎人  
欲知高下而不能教之用管準則說欲知輕重而无以予

之權衡則喜欲知遠近而不能教之以金目則射快金目深目  
所以望遠近射準也又況知應无方而不窮哉犯大難而不攝見煩繆  
而不惑晏然自得其為樂也豈直一說之快哉夫道有形  
者皆生焉其為親亦戚矣享穀食氣者皆受焉其為君  
亦患矣諸有智者皆孝焉其為師亦博矣射者教發不  
中人教之以儀則喜矣又況生儀者乎人莫不知孝之有益  
於已也然而不能者嬉戲害人也人皆多以无用害有用  
故知不博而日不足以鑿觀池之力耕則田野必辟矣以積  
土山之高脩隄防則水用必足矣以食狗馬鴻鴈之費養  
士則名吝言必榮矣以弋獵博奕之日誦詩讀書聞識必博  
矣故不孝之与孝也猶瘖聾之比於人也  
凡孝者能明於天下之分通於治亂之本澄心清意以存



之見其終始可謂知略矣天之所為禽獸草木人之所為  
禮節制度構而為宮室制而為舟輿是也治之所以為本  
者仁義也所以為末者法度也凡人之所以事生者本也  
其所以事死者末也本末一躰也其兩愛之一性也先本  
後末謂之君子以末害本謂之小人君子与小人之性非  
異也所在先後而已矣草木洪者為本而殺者為末禽獸  
之性大者為首而小者為尾末大於本則折尾大於要則  
不掉矣故食其口而百即肥灌其本而枝葉美天地之  
性也天地之生物也有本末其養物也有先後人之於治  
也豈得无終始哉故仁義者治之本也令不知事脩其本  
而務治其末是釋其根而灌其枝也且法之生也以輔仁  
義今重法而棄義是貴其冠履而忘其頭足也故仁義者

為厚基者也不益其厚而張其廣者毀不廣其基而增  
其高者覆趙政不增其德而累其高故滅知伯不行仁義  
而務廣地故亡其國語曰不大其棟不能任重重莫若國  
棟莫若德國王之有民也猶城之有基本木之有根根深即  
本固基美則上寧五帝三王之道天下之綱紀治之儀表  
也今商鞅之啓塞啓之以利塞之以禁商鞅之術也申子之三符申不害治韓有  
韓非之孤憤韓非說孤憤志張儀蘇秦之從衡蘇秦合六國為從張儀說為衡皆  
掇取之權一切之術也非治之大本事之恒常可博內而  
世傳者也子囊襄北而全楚北不可以為庸子囊襄楚大夫也北逐走庸常也  
弦高誕而存鄭誕不可以為常今夫雅頌之聲皆發於詞  
本於情故君臣以睦父子以親故韶夏之樂也聲浸乎金  
石潤乎草木今取怨思之聲施之於絃管聞其音者不淫



則悲淫則亂男女之辯悲則感怨思之氣豈所謂樂哉趙  
 王迂流於房陵秦滅趙王迂之漢中房陵也思故鄉作為山水之嘔山水之嘔歌曲  
 聞者莫不殞涕荆軻西刺秦王丹怨秦王故遣軻刺之也高  
 漸離宋意為擊琴筑而歌於易水之上高漸離宋意皆太子丹之客也筑曲二十一  
 而入宗廟豈古之所謂樂哉故弁冕輅輿可服而不可好  
 也弁冕冠也大羹美之和可食而不可嗜也大羹美不和五味朱絃漏越朱絃練絲  
 漏穿越瑟兩頭也一唱而三歎可聽而不可快也故无聲者正其可  
 聽者也其无味者正其足味者也吠声清於耳兼味快於  
 口非其貴也故事不本於道德者不可以為儀言不合乎  
 先王者不可以為道音不調乎雅頌者不可以為樂故五子  
 之言五子謂商軻中子韓非蘇秦張儀也所以便說掇取也非天下之通義也



聖王之設政施教也必察其終始其縣法立儀必原其本  
 未不苟以一事備一物而已矣見其造而思其功觀其源  
 而知其流故博施而不竭彌久而不垢夫水出於山而入於  
 海稼生於田而藏於倉聖人見其所生則知其所歸矣故  
 舜深藏黃金於嶰岳之山所以塞貪鄙之心也儀狄為酒  
 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而絕嗜酒所以遏流湎之行也師  
 延為平公鼓朝歌北鄙之音衛靈公宿於濮水之上聞琴音名師涓而寫之蓋師延所為對作朝  
 歌北鄙師曠曰此云國之樂也曠曰紂子師延作靡靡之樂紂亡  
 師延東走自濮水而死得此音必於濮上也大息而撫之所以防淫辟之風也故民  
 知書而德衰知數而厚衰知券契而信衰知械機而空  
 衰也空質也巧詐藏於宵中則純白不備而神德不全矣琴  
 不鳴而二十五絃各以其声應軸不運而三十輻各以其力



疾絃有緩急小大然后成曲車有勞軼動靜而后能致遠  
使有聲者乃无聲者也能致千里者乃不動者也故上下  
異道則治同道則亂位高而道大者從事大而道小者凶  
故小快害義小慧害道小辯害治苟削傷德大政不險故  
民易道至治寬裕故下不相賊至中復素故民无匿情商  
鞅為秦立相坐之法相坐之法一家而百姓怨矣吳起為楚減  
有罪三家坐之而功臣畔商鞅之立法也吳起之用兵  
也天下之善者也然商鞅以法亡秦察於刀筆之跡而不  
知治亂之本也吳起以兵弱楚習於行陳之事而不知廟  
戰之權也晉獻公之伐驪得其女非不善也然而史蘇嘆  
之晉獻公得驪姬使史蘇占之史蘇曰侯以銜骨齒牙為禍也見其四世之被禍也吳王夫差  
破奔艾陵勝晉黃地非不捷也庫之所獲為捷而子胥憂之見其

必擒於越也小白奔莒小白齊桓公也重耳奔曹非不困也而鮑  
叔谷犯隨而輔之知其可與至於霸朝也句踐捷於會稽脩  
政不殆謨慮不休知禍之為福也襄子再勝而有憂色趙襄子再勝謂伐也畏福之為禍也故齊桓公亡汶陽之田而霸朝魯莊公使曹子刳桓公取汶陽之田桓公不肯信諸侯朝之也知伯兼三晉之地而亡聖人見禍福  
於重閉之內而慮患於九拂之外者也九拂九曲是折也蠲一  
歲再收蠲一再非不利也然而王法禁之者為其殘桑也離先  
稻孰而農夫耨之稻米隨而生者為離與稻相似耨之為其少也不以小利傷大獲  
也家老異飯而食殊器而享子婦跪而上堂跪而斟羹非  
不費也然而不可省者為其害又也得媒而結言聘納而  
取婦初絕而親迎非不煩也然而不可易者所以防淫也  
使民居處相司有罪相覓於以率奸非不掇也然而傷和



睦之心而構仇讎之怨故事有鑿一孔而生百隙樹一物而生万葉者所鑿不足以為便而所開足以為敗所樹不足以為利而所生足以為滅愚者惑於小利而忘其大害昌羊去蚤蠹而人弗庠者為其來鈴窮也狸執鼠而不可脫於庭者為搏雞也故事有利於小而害於大得於此而亡於彼者故行暴者或食兩而路窮行暴謂大博也或子蹄而取勝子蹄子對家奇一暴也偷利不可以為行而知術可以為法故仁知人材之美者也所謂仁者愛人也所謂知者知人也愛人則天虐刑矣知人則无乱政矣治由文理則无悖謬之事矣刑不侵濫則无暴虐之行矣上无煩乱之治下无怨望之心則百殘除而中和作矣此三代之所昌故書曰能哲且惠黎民懷之何憂謹堯何迂有苗謹堯有苗舜所放佞也知

伯有五過人之材知伯美鬚長大一材也射御足力也材二材藝也而三材也功文辯慧四材也強毅果敢五材也而不免於身死人手者不愛人也齊王建有三過人之巧力能超能越高而身虜於秦者不知賢也王建任用后勝之計馳馬超能越高而身虜於秦者不知賢也故仁莫大於愛人知莫大於知人二者不立虫察慧捷巧劬祿疾力不免於乱也

淮南鴻烈解卷第二十



淮南鴻列要略閒話第二十一

太尉祭酒臣許慎記上

要略

凡鴻列之書二十篇略數其要明其所指字其微妙論其大略

夫作為書論者所以紀綱道德經緯人事上考之天下揆之地中通諸理雖未能抽引玄妙之中才繁然足以觀終始矣摠要舉凡而語不剖判純樸靡散大宗純樸太素也則為人之惛惛然弗能知也故多為之辭博為之說又恐人之離本就末也故言道而不言事則無以與世浮沉言事而不言道則無以與化游息故著二十篇有原道有俶真有天文有地形有時則有冥覽有精神有本經有主術有繆稱有齊俗有道應有汎論有詮言有兵略有說山有說林有人閒有脩務有泰族也



原道者盧牟六合混沌萬物象太一之容北極之氣

給焉測窈冥之深以翔虛无之軫嚙道託小以苞大守約

以治廣使人知先後之禍福動靜之利害誠通其志浩然

可以大觀矣欲一言而寤寤時則尊天而保真欲再言而

通則賤物而貴身欲參三言而究則外欲而反情執其大指

以內洽洽五藏藏滯肌膚被服法則而與之終身所以應

待萬方覽耦耦百變也若轉丸掌中足以自樂也

倣真者窮逐終始之化言羸垺有無之精垺摩繞而也離別萬

物之變合同死生之形使人知遺物反已審仁義之閒通

同異之理觀至德之統知變化之紀說符玄妙之中通迴

造化之母也造化之母元氣太一初也

天文者所以和陰陽之氣理日月之光節開塞之時列星

辰之行知逆順之變避忌諱之殃順時運之應法五神之

常使人有以仰天承順而不亂其常者也

地形者所以窮南北之脩極東西之廣經山陵之形區川

谷之居明萬物之主知生類之衆列山淵之數規遠近之

路使人通週周備不可動以物不可齶以怪者也

時則者所以上因天時下盡地力據度行當合諸人則刑

十二節一節一月為人以為法式終而復始從正月始也轉於無極

因循倣依以知禍福操舍開塞各有龍忌中國以鬼神之士

謂龍發號施令以時教期使君人者知所以從事

覽冥者所以三言至精之通九天也至微之淪無形也純粹

之入至清也昭昭之通冥冥也乃始攬物物引類覽取橋撮

橋撮也浸想宵類浸微視也宵物物之可以喻意象形者乃

撮拾也浸想宵類浸微視也宵物物之可以喻意象形者乃

撮拾也浸想宵類浸微視也宵物物之可以喻意象形者乃



以穿通窒滯決瀆壅塞引人之意繫之無極乃以明物類之感同氣之應陰陽之合形埒之朕所以令人遠觀博見者也  
精神者所以原本人之所由生而曉寤其形骸九竅取象於天合同其血氣與雷霆風雨比類其喜怒與晝宵宵寒暑並明審死生之分別同異之跡節動靜之機以反其性命之宗所以使人愛養其精神撫靜其魂魄不以物易已而堅守虛无之宅者也  
本經者所以明大聖之德通維初之道埒略衰世古今之變以褒先聖之隆盛而貶末世之曲政也所以使人黜耳目之聰明靜精神之感動樽流遁之觀樽止也流遁散也即養性之和分帝王之操列小大之差者也

主術者君人之事也所以因作任督責使群臣各尽其能也明攝權操柄以制群下提名提挈也責實考之叅伍所以使人主秉數持要不妄喜怒也其數直施而正邪外私而立公使百官條通而輻湊名務其業人致其功此主術之明也  
繆稱者破碎道德之論差次仁義之分略雜人間之事摠同乎神明之德假象取耦以相譬喻斷短為節以應小具所以曲說攻論應感而不匱者也匱乏也  
奔俗者所以一群生之短脩同九夷之風氣通古今之論貫万物之理財制禮義之宜辟手畫人事之終始者也辟也  
道應者攬撮遂事之蹤追觀往古之跡察禍福利害之反考驗乎老莊之術而以合得失之勢者也



記論者所以箴縷縹緲之間縹緲也櫟楔呢齶之却也櫟楔也

鑿也呢齶接徑直施施邪以推本樸而兆見得失之變利病之

文所以使人不妄沒於勢利不誘惑於事能有符曠晚

兼稽時世之變而與化推移者也

詮言者所以譬言類人事之指解喻治亂之躰也差擇微言

之眇詮以至理之文而補縫過失之闕者也

兵略者所以明戰勝攻取之數形機之勢詐譎之變躰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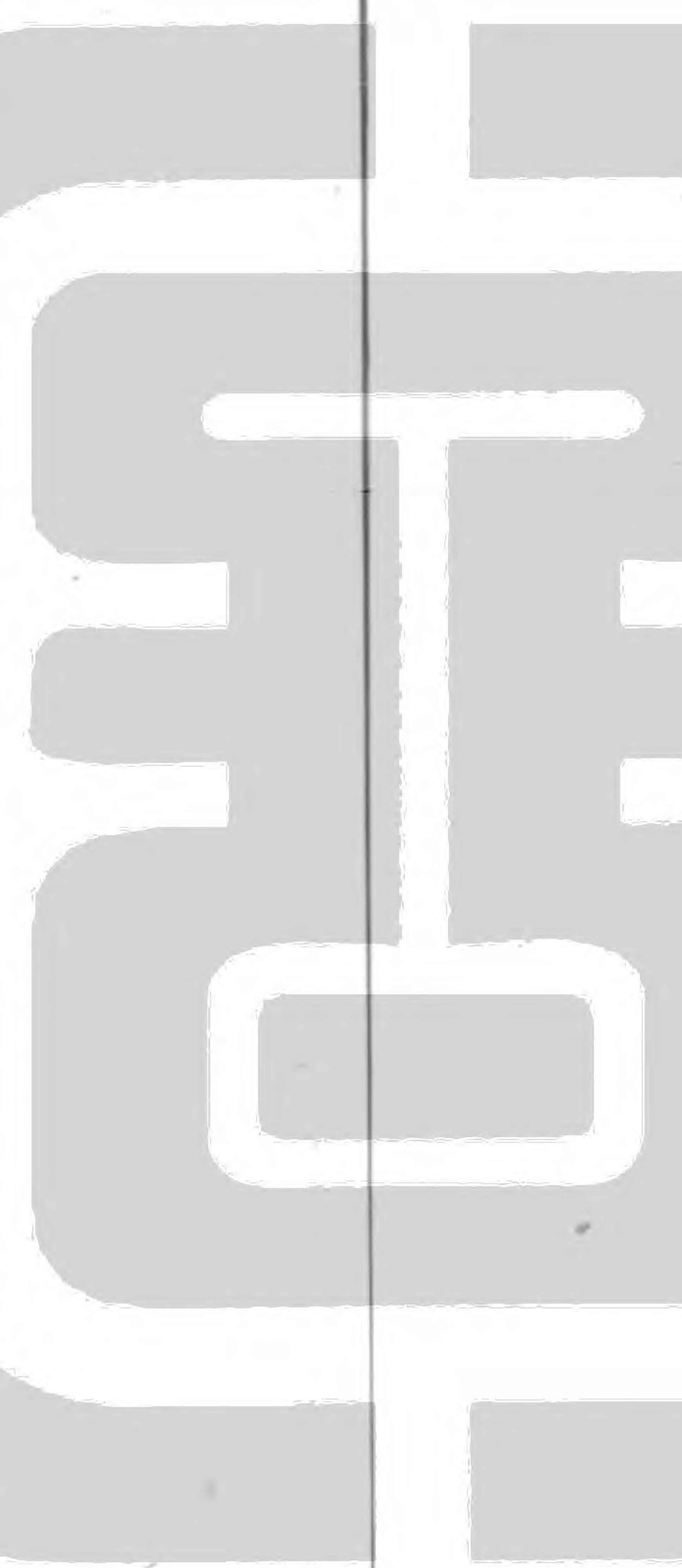
循之道操持後之論也持後者不敢為主而為客也所以知戰陣分爭

之非道不行也知攻取堅守之非德不強也誠明其意進

退左右无所擊危乘勢以為資清靜以為常避實就虛

若驅羣羊此所以言兵也

說山說林者所以竅窅穿鑿百事之壅遏而通行貫局



万物之窒塞者也假譬言取象異類殊形以領理人之意解

墮上結細說捍搏困傳圓也而以明事埒事者也埒也

人間者所以觀禍福之變察利害之反鑽脉得失之跡標

本終始之壇也標末也分別百事之微敷陳存亡之機使人

知禍之為福亡之為得成之為敗利之為害也誠喻至意

則有以傾側偃仰世俗之間而无傷乎讒賊螫毒者也

脩務者所以為人之於道未淹味論未深見其文辭反之

以清淨為常恬淡為本則懈隨分季縱欲適情欲以偷

自佚而塞於大道也今夫狂者无憂聖人亦无憂聖人无

憂和以德也狂者无憂不知禍福也故通而无為也與塞

而无為也同其无為則通其所以无為則異故為之浮稱

流說其所以能聽所以使季者季以自幾也幾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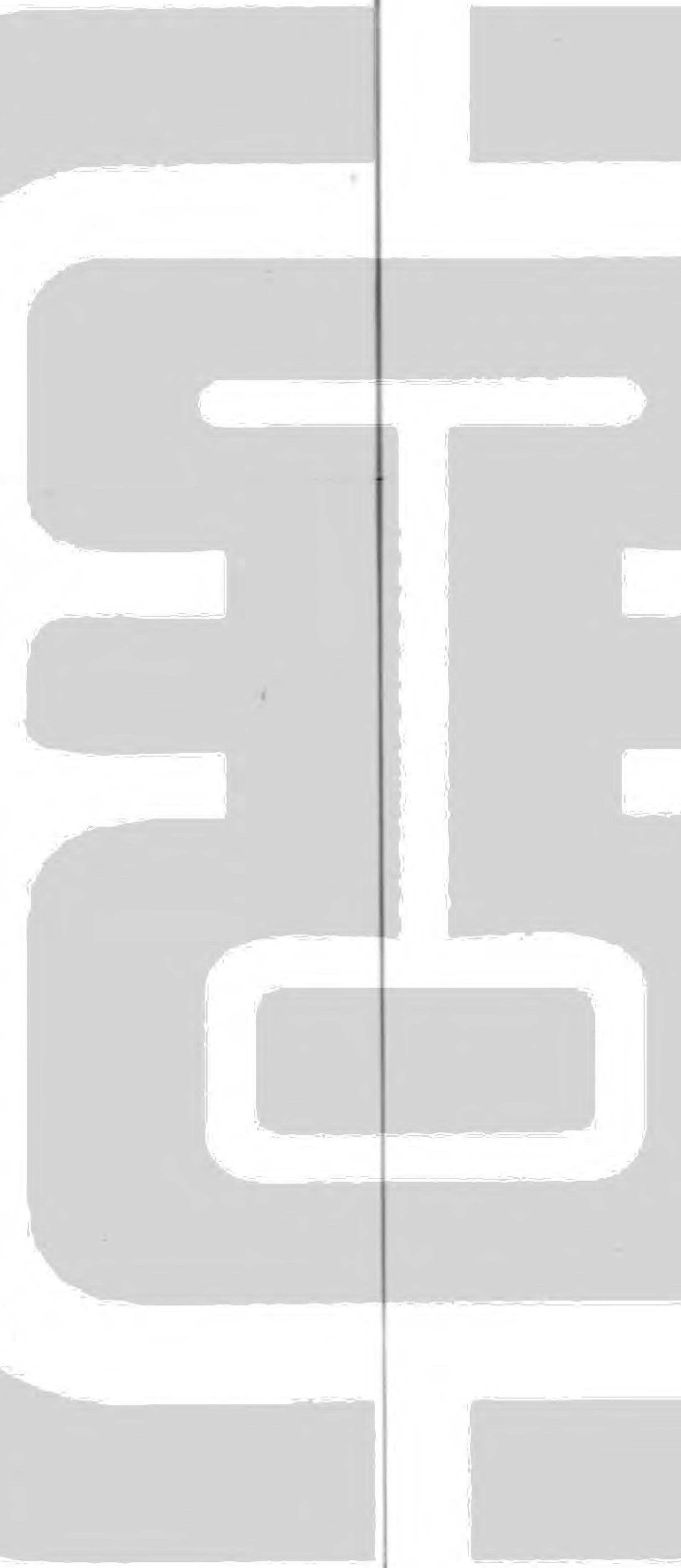
泰族者橫八極致高崇上明三光下和水土經古今之道  
 治倫理之序摠万方之指而歸之一本以經緯治道紀綱  
 王事乃原心術理情性以館清平之靈館澄澈神明之精  
澄清也澈澄以与天和相嬰薄 所以覽五帝三王懷天  
別清濁也 氣抱天心執中含和德形於內以若凝天地發起陰陽序  
 四時之正流方綏之斯寧推之斯行乃以陶冶万物游化  
 羣生唱而和動而隨四海之內一心同歸故景星見  
景星在月之旁 則助月祥風至  
風不鳴條也 黃龍下鳳巢列樹麟止郊野德不內  
 形而行其法藉用制度神祇弗應福祥不歸四海弗賓兆  
 民弗化故德形於內治之大本此鴻烈之泰族也  
鴻大也烈功也凡二

凡屬書者所以窺道開塞庶後世使知本錯取捨之宜適

外与物接而不眩內有以処神養氣宴場至和而已自樂  
 所受乎天地者也故言道而不明終始則不知所做依言  
 終始而不明天地四時則不知所避諱言天地四時而不  
 引譬援類則不識精微言至精而不原人之神氣則不知  
 養生之機原人情而不言大聖之德則不知五行之差言帝  
 道而不言君事則不知小大之衰言君事而不為稱喻則  
 不知動靜之宜以稱喻而不言俗變則不知合同大指已  
 言俗變而不言往事則不知道德之應知道德而不知世  
 曲則无以耦万方知泥論而不知詮言則无以從容通書  
 文而不知兵指則无以應卒已知大略而不知譬言諭則无  
 以推明事知公道而不知人間則无以應禍福知人間而  
 不知脩務則无以使君子者勸力欲強省其辭覽摠其要弗



曲行區入則不足以窮道德之意故著書二十篇則天地之理究矣人間之事接矣帝王之道備矣其言有小有巨有微有粗指奏卷異各有為語今專言道則无不在焉然而能得本知末者其唯聖人也今學者无聖人之才而不為詳說則終身顛頓乎混冥之中而不知竟寤乎昭明之術矣今易之乾坤足以窮道通意也八卦可以識吉凶知禍福矣然而伏戲為之六十四變卦八變為六十四周室增以六爻周室謂文王也所以原測淑清之道而擔逐万物之祖也夫五音之數不過宮商角徵羽然而五絃之琴不可鼓也必有細大駕和而後可以成曲今畫龍首觀者不知其何獸也具其形則不疑矣今謂之道則多謂之物則少謂之術則博謂之事則淺推之以論則无可言者所以為學者



固欲致之不言而已也夫道論至深故多為之辭以抒其情万物至眾故博為之說以通其意辭雖壇卷連漫絞紛遠援所以洮汰滌蕩至意洮汰潤也使之无疑竭底滯捲握而不散也夫江河之腐齒不可勝數然祭者汲焉大也一杯酒白蠅漬其中匹夫弗嘗者小也誠通乎二十篇之論睹凡得要以通九野九野中野八方上下也外天地捍山川捍屏去也其於逍遙一世之間宰匠万物之形亦優游矣若然者挾日月而不燒燒至也潤万物而不耗曼兮洮兮足以覽矣藐兮浩浩曠兮可以游矣

文王之時紂為天子賦斂无度戮殺无止康梁沉酒宮中成市康梁耽樂也沉酒淫作為炮格之刑劓諫者剔孕婦天下同心而苦之文王四世武王凡四世也脩德行義處



岐周之間地方不過百里天下二垂歸之文王欲以卑弱制強暴以為天下去殘余賊而成王道故太公之謀生焉太公為周陳陰符兵謀也文王業之而不卒武王繼文王之業用太公之謀悉索薄賦賦薄少也躬擐甲胄擐貫也以伐无道而討不義誓師牧野以踐天子之位天下未定海內未輯武王欲昭文王之令德使夷狄各以其賄來貢遠未至故治三年之喪殯文王於兩楹之間殯大斂也兩楹堂以俟遠方柱之間實主夾之武王立三年而崩成王在祿祿父紂之兄子周封之以為躬後使管蔡監之也繼文王輔公子祿父祿父紂之兄子周封之以為躬後使管蔡監之也而欲為乱周公繼文王之業持天子之政以股肱周室輔翼成王懼爭道之不塞臣下之危上也故縱馬華山放牛桃林敗鼓折抱楯笏而朝以寧靜王室鎮撫諸侯成王既壯能從政事周公受封

於魯以此移風易俗孔子脩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訓以教七十子使服其衣冠脩其篇籍故儒者之孳生焉西用墨子文子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以為其礼煩擾而不悅悅易也厚葬靡財而貧民服傷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禹之時天下大水禹身執纁函以為民先別河而道九別水通歧別歧去也九歧河水播歧為九以入海也鑿金江而通九路江水通辟五湖使水辟人而相從也而定東海當此之時燒不暇擯擯排也濡不给濡不給也死陵者葬并陵死澤者葬澤故節財薄葬間服生焉其意齊桓公之時天子卑弱諸侯力征南夷北狄交伐中國中國之不絕如綫綫細也齊國之地東負海而北鄆河地狹田少而民多智巧桓公憂中國之患苦夷狄之乱欲以存亡繼絕崇天子之位廣文武之業故管子之書生焉



齊景公內好聲色外好狗馬獵射志歸好色无辨辨引也  
 作為路寢之臺族鑄大鍾族衆也撞之庭下郊雉皆响大鍾聲似雷震雅應而响鳴也  
 一朝用三千鍾鍾十斛也贛賜也贛賜也一朝也梁丘據梁丘據而响鳴也  
 子家噲道守於左右二人者公臣也導謙也故晏子之諫生焉  
 晚世之時六國諸侯谿異谷别水絕山隔各自治其境內  
 守其分地握其權柄擅其政令下无方伯上无天子力征  
 爭權勝者為右恃連与國持性連与之國约重致剖信符結遠援  
 以守其國家持其社稷故縱橫脩短生焉  
 申子者韓昭釐之佐韓晋别國也地墪民險而介於大國  
 之間晉國之故礼未滅韓國之新法重出先君之令未收  
 後君之今又下新故相反前後相繆百官背乱不知所用  
 故刑名之書生焉

秦國之俗貪狼狼荒也強力寡義而趨利可威以刑而不可  
 化以善可勸以賞而不可厲以名被險而帶河四塞以為  
 固地利形便畜積殷富孝公欲以虎狼之勢而吞諸侯故  
 商鞅之法生焉

若劉氏之書淮南正觀也觀天地之象通古今之論權事而立  
 制度形而施宜原道之心合三王之風以儲与扈治儲与猶攝也  
 葉扈治也廣也玄眇之中精搖靡覽楚人謂精進為精棄其矜挈矜挈人謂小皆覽之  
 謂澤濁為矜挈也斟其淑靜以統天下理万物應变化通殊類非循  
 一跡之路守一隅之指拘繫牽連於物而不与世推移也故  
 置之尋常而不塞市之天下而不窳窳後也布之天下雖大不窳也

淮南鴻烈解卷第二十一









同  
年  
月  
日  
大正

圖書

東京  
帝國  
圖書館



書